

第三卷

漢紀

高帝

高后呂氏

文帝

凡四十六年
巳亥至甲申

惠帝

資治通鑑綱目

香溪馬雲淇藏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第三

起已亥漢高帝五年盡甲申漢文帝後七年 凡四十六年

亥巳

漢太祖高皇帝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陵齊王信魏

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黥布皆會十二月圍籍垓下

籍走自殺楚地悉定

考異

黥亦當作英

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此地以許兩入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定今能出指此地以許兩入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圍壽春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舉九江兵迎黥布皆會十二月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以大軍乘之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

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慨泣
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乃乘其駿馬從八
百餘騎直夜潰圍南出馳走渡淮至陰陵迷失道問一
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
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羽引騎依四潰
山為陳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
霸天下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
願為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乃分其騎為
四隊四鄉漢軍圍之數重羽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
三處於是大呼馳下斬漢一將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
不知羽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羽復馳斬漢一都尉
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謂其騎曰何如皆尉
曰如大王言於是羽欲東渡烏江亭長檣船待曰江東
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亦足王也今獨臣有船願大
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
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獨不慍於心乎乃刎
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弦誦
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因持羽頭示之乃降
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親為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枝
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略在

楚者皆歸之太史公曰羽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
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欲以力征經營
天下國亡身死尚不覺寤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豈不
謬哉楊子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傲群策而自屈
其力屈人者克自集覽固陵縣名晉灼曰即光州固始
屈者負天曷故焉括地志云固陵在陳州宛丘西
北四十二里亦望王為句王去聲垓下李奇曰聚邑名
在沛之浹縣張揖三蒼注云垓堤名在沛郡正義曰垓
是高岡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側因
名垓下今在亳州真源東十里楚歌顏師古曰楚人之
歌猶言吳謳越吟也九江兵歸漢故多楚聲阮慨壯士
不得志直夜直讀曰值當也古字例以直為值陰陵地
州志九江郡陰陵縣案九江今無為州是方輿勝覽和
括地志云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西北六十里給曰左
句絕給欺言也欺令向左去東城地理志九江郡東城
縣括地志云故城在濠州定遠東南五十里烏江地理
志烏江在東城縣括地志云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東
左傳黃津口即項羽東渡烏江也方輿勝覽烏江縣東
四里有烏江浦即亭長檣船待項王處檣船徐廣曰檣

音儀孟康曰音蟻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

整船向岸曰棧穀城杜預曰屬濟北括地志云東方平原

阿縣東二十五里有穀城山述征記云項羽墓在穀城

按楊子注解漢能屈已以用群臣之策謂群策無能出

漢之右者群策屈群力群力皆為群策所制故曰屈群

力楚傲群策而自屈其力傲徒對反廢也言楚既廢群

策而不能自屈其力也宋咸曰傲惡也項羽有一

范增而不能言天豈故為之哉亦可知矣天

為王也給曰左今按田父給曰左左兩字各自為句上

左字田父欺令項羽向左去也下左字羽從其言而向

也左去質實一統志云固陵地名在開封府陳州城西

陰陵山名在和州城北八十里東城在鳳陽府定遠縣

東南五十里項羽敗走東城即此漢置縣屬九江郡東

漢滕撫傳陰陵人徐鳳反攻燒東城或云東城廢縣在

和州境西潰山在應天府江浦縣西南七十里昔項羽

敗垓下走至東城漢兵追之羽引騎依四潰山為陣即

此石上有馬跡或云漢兵四面圍羽羽引兵潰圍斬將

於此因名俗呼為四馬山烏江浦名在和州城北故烏

江縣四里穀城山名在兗州府東阿縣東北五里又縣

東南一十二里有項羽墓在馬

書法

項籍何以不書誅前書討項籍為書誘歸功賈也

發明

固陵之追籍已兵疲食盡猶能大破漢軍則劉

非項敵明矣然未幾三將會兵卒能破羽則漢

之用人與籍之自用其相去何翅什百詳書信越英

布會兵之實所以見漢之擒籍卒賴三人之力若夫

籍負弒逆之罪而不正其誅者漢本志於爭天下

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質實

定陶注見秦二世二年

書法

前書奪韓信軍矣於是復書馳入壁奪其軍帝

則未免任術矣此信之所以不終臣節也故綱

目備書之而此稱馳八

○遣劉賈擊臨江王共尉虜之○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為

楚王魏相國越為梁王

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已少年以為中尉曰此壯士也

發明

漢王方擒項籍即奪韓信軍故綱目書馳為善兵

而漢王兩奪其軍如取嬰兒之物則信亦未得為節制之師而漢王將將之能尤不可及矣若夫信軍既奪又復改封畧無一毫不平之意則他日疑而虜之是固漢王之過也此事詳觀則得之矣

赦

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令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已下

二月王即皇帝位

諸侯王皆請尊漢王為皇帝二月甲午即位于汜水之陽

質實

一統志云汜水在山東曹州西南三十里

書法

得天下之辭有三即皇帝位正也稱皇帝自稱而已矣立為皇帝不宜立者也終綱目書即皇

帝位者四高帝也光武也昭烈也晉元帝也自宋以下得天下者書稱皇帝而已書立為帝為皇帝凡五齊君地漢恒山義劉玄盧芳石敬瑭皆不宜立而立者也

發明

自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為正誅無道秦一也討項籍罪二也天下已定始即尊位三也後世

有僅得最爾之地而妄自尊大者視此可以少愧矣

更王后曰皇后王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

○立故衡山王芮為長沙王故粵王無諸為閩粵王

質實
閩越國名注見武帝建元三年 ○帝西都洛陽 ○夏五月兵罷歸家

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者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軍吏卒爵及七大

夫以上皆令食邑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集覽

七大索隱曰秦第十爵名也文頴曰七大夫公大

夫也復其身及戶勿事復音福除也除免其身役戶稅也勿事不給繇賦也

書法

高帝之得天下也書兵罷歸家光武之中興也書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其廣大氣象何如哉與書銷兵器毀兵仗者大不侔矣秦二十六年隋開皇九年

置酒南宮

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群臣說服楊氏曰項籍無道所過殘滅民不親附范增為之謀主曾無一言以救其敗其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嗚呼籍誠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漢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然則籍豈用增亦未必有益於敗亡也

集覽

南宮指地志云南宮

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一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北宮

書法

置酒何以書志帝所以興也終綱目書置酒四詳秦甲子年書宴十六晉穆帝升平二年燕蒲

池孝武帝大元三年秦宴群臣齊丙子年元魏華林園隋煬帝大業三年張衡宅十二年西苑唐太宗貞觀元年宴群臣六年丹霄殿七年玄武門十二年東宮高宗開耀元年麟德殿睿宗景龍四年宴近臣玄宗開元二十年上陽東洲二十三年御樓肅宗至德二年宴回紇癸未年蜀宴宣華殿甲申年蜀怡神亭書大宴一唐憲宗元和十五年穆宗大饗三漢光武建武十三年獻帝建安二十五年魏主不上晉成帝咸和七年趙罷宴一唐太宗貞觀二十年

召故齊王橫未至自殺

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帝恐其為亂赦橫罪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

誅馬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不動我獨不愧於心乎遂自到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為流涕以王禮葬之

集覽

乘傳蘇鷄演義曰傳張戀反以木為之長尺五寸書符其上又以一版偕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為信乘傳者依乘符傳而行若今使者持節耳樂彥云傳丁戀反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中足為馳傳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馬曰乘一乘傳顏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也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置單馬謂之驛騎尸鄉廐置正義曰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亳陵之北廐置置馬以傳驛處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其弟謂酈食其弟酈商也併部迥反並立也先是食其已說下齊韓信復襲破之齊以食其賣已而烹之今與商比有事漢其耻固已甚矣莊子讓王篇太王直父曰與人元居而殺其弟吾不忍也即此意縱彼不動此下脫一我字案史記作縱彼不敢動我獨不愧於心乎奉其頭正義曰奉音捧

質實

志云

島中在萊州府即墨縣東北一百里四面環海去二十五里田橫五百人死於此今名田橫島尸鄉在河南府城西春秋時劉人敗王城之師於尸氏即此古有祝鷄翁居此養鷄

以季布為郎中斬丁公以狗

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為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以私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危哉丁公乃還至是來謂帝以狗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傲丁公也司馬公曰高祖周羅豪桀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海內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為

臣者人懷二心以微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
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
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不與也戮一

集覽魯朱家也
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堂不深且遠哉

季布先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
臣敢獻計乃髡鉗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
數十人至朱家賣之案廣柳車喪車也滕公夏侯嬰職
耳臣職當然耳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子胥伍負也
荆即楚也負以父奢為平王所殺遂奔吳教吳伐楚時
平王已卒吳師入郢掘平王墓出尸鞭之三百今以子
胥喻季布丁公晉灼曰案楚漢春秋丁公薛人
也名固短兵接為句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一年

帝西都關中以婁敬為郎中賜姓劉氏

齊人婁敬成隴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
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
后稷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于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
滅殷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
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
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

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惟德薄形勢弱也今陛
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榮陽成臯之間大
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聲未絕傷
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夫秦
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具
也夫與人鬪不搃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
案秦之故地此亦搃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群臣
群臣皆言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
有成臯西有穀澠倍河鄉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
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
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漢獨以一面
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但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
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
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
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釋教即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
胡氏曰高帝起兵八年歲無寧居至是天下平定當亦
少思安逸之時也而敏於用言不自違暇如此其成帝
業宜哉光武下龍歸總六日穎川盜起而往征之可謂
能繩祖

集覽搃其亢搃音厄拊其背拊擊也亢音剛咽喉也沃

野千里沃灌沃也言其土壤廣遠有灌漑之利故張子
平西京賦曰廣衍沃野胡苑之利養禽獸處通名曰苑
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地相接可以畜牧又分守
胡馬故曰胡苑之利諸侯安定今關中諸侯各安分守
各定封疆河渭漕輓天下河水注見周安王十五年渭
水出龍西首陽縣渭首亭南谷東會涇又東至京兆同
官縣入河言此二水行乎關外足供漕運輓引天下之
舟委輸並去聲委積轉輸也顏師古曰謂輸送委積者
天府之國財物所聚曰府關中物產**實**一統志云渭
饒贍可備贍給故稱天府天所造也**實**水源出臨洮
府渭源縣鳥鼠山西北谷東流經蓋厓與平成陽渭南
等縣直至華陰縣界入于黃河淮經蓋厓與平成陽南
宜

書法 至唐賜姓何譏也始亂宗屬矣書賜姓始此自是
妻敬徐世勣羅藝書賜姓名五楊國忠李正己張茂昭
田弘正朱全忠書賜姓名三李寶臣李國昌李贊華
不書賜書復其姓名者一李紹真等

張良謝病辟穀

良素多病入關即杜門道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
疾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
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
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司馬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
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
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僊之為虛偽矣然則欲從赤
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准
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止邪故子房托於
神僊遺棄外物所謂高明哲保身者與楊氏曰子房之志
為韓報仇而已其事高祖非本身也蓋自博浪之謀不
遂其心固未嘗一日而忘秦也以為奮匹夫之勇以僥
倖於一旦不若陰求天下之豪傑而徐圖之及得沛公
而知其足以濟吾事矣於是委身從之教以滅秦之計
及事之濟則去漢歸韓而但教以燒絕棧道至於定三
秦討項氏之策則無一言及之豈其智之不及哉其心
固將輔韓成以馳騁於中原而不欲漢王之東也及成
為項羽所殺則韓之子孫無若成之賢者而子房之志
無所復伸矣然羽之仇不可以不報而欲報羽則非漢

通鑑綱目卷之三 漢紀五十五

又不足使漢事得成功也於是不復西以再致吾復仇
以遂其不欲事漢之本心焉此子房之智謀節義所以
遠過於人而自漢至今千有餘年未有能窺之者惟子
程子蓋嘗言之又以為子房進退從容有儒者之風非
高祖之能用子房實子房能用高祖其可謂知子房矣
抑高祖之任子房蓋亦**集覽**道引不食穀服辟穀藥而
子刻意篇道人導引之事注導氣令其和引接要體動諸關節
傳曰古儂人導引之事熊經鸕頤引接要體動諸關節
以求難老韓成韓王名子程子復於姓上擊子字案公羊傳
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復於姓上擊子字案公羊傳
子沈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休注加子姓上名其為
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文公於周程
蓋師尊之也

書法

書謝病有之矣書辟穀後書卒綱目之意微矣

六月赦○秋七月燕王臧荼反帝自將虜擊之立盧綰為

燕王考異

虜擊之當作擊虜之

縮家與上同日故特王之

質實

一統志云盧綰豐人

書法

帝自起兵身親其間多矣不書自將此書自將
何既即帝位也書自將始此終綱目書自將三

十八是年再書七年十年十一年光武建武二年三
年五年再書八年再書十一年昭烈章武元年二年
魏主後主建興十一年吳主晉惠大安二年丙寅年
宋主又魏主庚寅年魏主庚戌年魏主齊丁丑年魏
主巳卯年魏主陳庚辰年高齊主隋煬大業七年九
年五代辛未年蜀主辛巳年晉主丙申年唐主甲辰
年晉主再書乙巳年晉主丁未年晉主知遠辛亥年
壬子年甲寅年丙辰年丁巳年己未年周主書親征
二晉明帝太寧二年唐太宗貞觀十八年書奉帝奉
其主四漢後主延熙二十年晉惠帝大安二年再書
永興元年

趙王張耳卒

子教嗣教尚帝長
女魯元公主為后

故楚將利幾反帝自將擊破之

書法

凡書故將子義也此其書反何惡楚也綱目書

公師藩元帝大興三年晉王保故將陳安穆帝永和六年故趙將麻秋又張賀度唐初辛巳年竇建德故將劉黑闥三代辛亥年漢湘陰公故將鞏廷美惟利幾以故將書反公師藩以成都將書寇

後九月治長樂宮

集覽 長樂宮注見景帝三年

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

為淮陰侯

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上書告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抗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平曰人言信反信知之乎上曰不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諸將用兵有能過信者乎上曰

莫及也平曰如此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下第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因擒之此特一以會出遊耳帝以為然乃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力士之行事耳帝以為然乃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因隨以行信聞之疑懼時項王故將鍾離昧亡歸信漢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陛下已定我固當烹遂械繫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於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至洛陽赦信封淮南侯信知帝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能將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

力也**集覽**治秦中謂定都關中如淳曰秦地被山東人呼關

形勢之勝便韋昭曰地形險固故能勝人也建瓴水如

淳曰建音蹇覆也瓴盛水併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

譬其向平之勢易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郡河

水東北過平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踰河即屬趙故

日限渤海之利渤海通作勃索隱曰勃旁跌也旁跌出者

橫在濟北故濟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因名勃海郡有鹽

魚之利多多益善本傳作多多益辨

書法書執以歸也

發明韓信之國人告其反綱目不以反書是信未嘗

信無故見執也然則赦之為侯不知所赦何罪哉為

遊雲夢會侯於陳甘為詐誘之事前以詐和而滅籍

則後以詐遊而執信籍不滅則漢不能以一統信不執

之漢王者之則未也此漢氏之所以雜霸

始剖符封功臣為徹侯

始封功臣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

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能得

乎追殺獸兔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

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今諸君徒能

敢言張良亦無戰鬪功帝使自擇齊三萬人臣曰臣始

起下邳願封留足矣不取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封

陳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

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

集覽

子可謂不肯本集覽鄭侯文穎曰鄭音贊今光化軍是

矣乃賞無知集覽蕭何本傳注瓚曰南陽鄭縣屬荆

州非沛國鄭縣也沛之鄭音祚柯反孫檢曰有二縣音

字多亂案茂陵中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贊今多呼嗟

嗟舊字作鄼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鄭音嗟有以此

耳發縱指示顏師古曰發縱解繼而縱放之指示也孔

指示之也史記縱作蹤注謂發其蹤跡指而示之也孔

毅父曰縱音子用反非也當知周禮有迹人凡田獵者受令焉注令謂時與處也下邳地理志東海郡下邳縣

正義曰泗水應劭曰邳在魯國薛縣後徙此故鄉在陳下邳張良遇黃石於此戶傭索隱曰秦時戶傭在陳

留陽武縣漢以為東昏縣左傳哀十三年注戶傭在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括地志云東昏故城在汴州

陳留東北 **實貫** 一統志云鄆秦之縣名屬南陽郡漢封九十里蕭何於此梁立鄆城郡後周廢入陰城

縣故城在襄陽府光化縣東北漢江上下邳秦之縣名屬郟郡漢屬東海郡東漢為下邳國晉宋梁為下邳郡

置武州後魏改州曰東徐後周又改邳州隋為下邳郡唐復置邳州宋置淮陽軍金復改邳州元屬歸德府

本朝以下邳縣省入屬淮安府

春正月立從兄賈為荆王弟交為楚王兄喜為代王子肥

為齊王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撫天下分楚地為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將軍賈為荆王以薛郡

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

臨菑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之子肥為齊王胡氏曰先王經世之法至秦盡矣漢祖勃興既

定四海則宜命大臣求遺賢講王制首後井田之法是時距秦未遠經界溝洫必尚可考大本一正于以分土

而封國則遠邇大小各得其宜而二帝三王公天下之心復傳矣高帝不能稽古割地無法封三庶孽分天下

亦無為之一時流患於後帝之智既不及此而良平諸臣

以曹參為齊相國

參之至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

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 **集覽** 蓋公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索隱

曰蓋古闔反史不記名史記樂毅傳後太史公曰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河上丈人教安

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

通鑑綱目卷之三

卷之三

十一

師 **質實** 一統志云蓋公膠西人善治黃老言曹參為齊相使人召問之對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

此類具言之參用其言齊國大治

書法 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

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韓王信王之

上以信材武所王皆天下勁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信王之以備胡都晉陽信以國被邊晉陽

去塞遠請治 **集覽** 馬邑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州馬邑許之塞城時成而崩者數矣忽有馬馳走

周旋父老異之因依而築焉乃不崩故名 **質實** 一統志馬邑括地志云在雁門郡今朔州城是也

秦之縣名漢屬雁門郡北齊屬廣安郡隋初郡廢以縣省入鄯陽縣屬朔州唐復於大同軍城置馬邑縣建中

間嘗徙朔州治此五代時唐置寰州及寰清縣遼羅馬邑縣金置固州元州廢縣存本朝因之改屬大同府

封雍齒為什方侯 **考異**

方常作都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曰此何語留侯

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上曰何故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平生所

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陛下平生

所憎群臣所共知今急先封雍齒則群臣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群臣與我有故怨數

於是乃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從丞相御史定功行封於臣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司馬公曰** 張良

為高帝腹心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待帝自見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數用愛憎行誅賞群臣往

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 **集覽** 什方功臣侯年表作什如淳曰音什方索隱曰什又如字

讀縣屬廣漢郡今漢州縣 **質實** 一統志云什方曰缺音缺也謂相缺而怨望也如淳

曰缺者缺也謂相缺而怨望也如淳 **質實** 漢之縣名屬廣漢郡高祖封雍齒為什方侯即此晉屬新都郡後周改

漢郡高祖封雍齒為什方侯即此晉屬新都郡後周改為方亭縣武帝廢入雒縣唐初復置什方縣屬益州垂

拱中改屬漢州宋元仍舊
本朝因之改屬成都府

詔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鄂千
秋進曰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
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嘗從關中
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何轉運關中給食不乏陛下
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
柰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第一參次之上
曰善於是乃賜何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千秋為安平侯
輕身走
出也
置深州後省州以縣屬博陵郡唐又置深州五代宋金
皆因之元改曰南平州中統初為安平縣屬晉州本
朝因之改屬真定府

質實

集覽

書法

此殊禮也綱目備書者四蕭何董卓曹操劉裕
惟蕭何得書賜畧之止稱殊禮者四梁冀會稽

帝歸櫟陽

集覽

櫟陽注見周
夏五月尊太公為太上皇

王昱蕭道成唐王淵惟梁冀會稽王昱書加書不
名者一司馬昭凡不書賜與加者皆借而已矣
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
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不行乎
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公曰
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為太上皇
賜家令金
五百斤
集覽 家令掌太公家事倉穀飲食擁篲迎門
於門為之掃地以衣袂擁篲而卻
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示敬也

書法

帝既即皇帝位矣父猶稱曰太公其追尊先媪
亦不過曰夫人又踰年而後始正太上皇之號

帝之尊親反於始皇矣始皇更號曰皇
帝即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無臣故也

秋匈奴寇邊圍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

初匈奴畏秦北徙及秦滅復稍南渡河單于頭曼有太
子曰冒頓後有少子欲殺冒頓而立之冒頓遂殺頭曼

自立東胡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群臣皆曰勿與冒頓曰柰何與人隣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東胡又欲得單于一女子乎又與之東胡王愈益驕兩國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東胡欲有之群臣或曰此棄地與之亦可勿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與人言與者皆斬之即上馬令國中後出者斬遂襲滅東胡又走月氏奔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復蒙恬所奪故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至是圍韓王信於馬邑信使使求和解漢疑信有二心使人讓之信恐誅遂以馬邑降之匈奴遂

集覽 頭曼單于之名索隱曰曼莫安反攻太原至晉陽

關氏蘇林曰音馬支顏師古曰匈奴中皇后號劉貢父曰匈奴單于號其妻為關氏耳顏便以皇后解之太俚俗也史記匈奴傳注關氏舊音曷氏習鑿齒讀作咽支棄地莫居千餘里莫居言無人居止是為棄地走月氏後為匈奴驅而走之也月氏西域國初在葱嶺西安息東臣之都焉水北者為大月氏其餘小衆保南山羌者號小月氏去陽關幾萬里正義曰氏音支字或作支括地

志云涼甘肅延沙等州本月氏也奔樓煩白羊河南王奔去聲兼而有之也劉敬傳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張晏曰白羊匈奴別種與樓煩胡皆在河南河南者朔方郡之河南也舊並匈奴地今亦謂之新秦中又樓煩注見周赧王八年控弦之士控引也正義曰謂能滿引弓弩者

正誤 走月氏今按走如字言月氏被擊而走去其國也

質實 月氏注見武帝元朔二年

質實 帝元朔二年

一統志云 叔孫通

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

質實 孫通薛人

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頌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今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於是通更徵魯諸生才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王皆面諛以得親貴今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弟子百餘人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弟子百餘人

為綿叢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

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今群臣習肄

爾汝也言汝乃真鄙陋之儒綿叢徐廣曰表位標準也

如淳曰綿謂置設綿索為習肄處叢謂以茅翦植地為

纂位尊卑之次韋昭曰引繩為綿立表為叢叢音茲會

反顏師古曰叢與蕤同又音租悅反案春秋國語置茅

蕤表坐賈逵曰朝會束茅以表位曰蕤

或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

書法 稱朝儀何紀實也終綱日書修定儀禮十一是

年叔孫通章帝元和三年曹褒甲申年魏荀顯

壬辰年梁五禮已未年西魏制禮樂乙巳年隋五禮

隋煬帝大業二年儀衛唐太宗貞觀十二年新禮高

宗顯慶三年新禮玄宗開元十四年張

說戊午年周實儼耕桑封禪儀不與焉

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朝賀置酒

質實 長樂宮注見

景帝三年

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賀先平明謁者治禮以次引

入殿門陳東西鄉衛官俠陞及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

幟於廷皇帝傳警出房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

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禮畢置酒諸侍坐者皆俯仰

首以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奏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

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誼譁失禮者於是上曰吾

丑辛

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太常初秦悉內六國禮

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

皆襲秦故其書後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

傳民臣莫有言者焉司馬公曰禮之為用大矣用之於

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尊卑有別而

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

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賓服

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

夫以高祖之明達誠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下

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為器小也徒竊

禮之糠粃以諧俗取寵遂使先王之禮淪沒不振以迄

于今豈不痛甚矣哉是以揚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臣

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

先生於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

集覽

謁者百官表謁者掌賓讚受事員七十

集覽

人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顏師

古曰謂者屬大長秋主報中章天子出則前導威儀陳
東西鄉叔孫通傳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
東鄉中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衛官俠陞叔孫通傳
作郎中俠陞數百人注挾與挾同陞升殿之階傳警
出房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幃幄者稱警是也置法
酒類師古曰法酒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也文穎曰
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
酒矣索隱曰法者進止有禮也古入飲酒不過三爵君
臣百拜終日宴不為亂也太常注見明帝永平二年襲
秦故襲因也因襲秦時故事藏於理官法家藝文志法
家者流蓋出於輔禮制
信賞必罰以輔禮制

書法

漢宮未有書成者此其書成何三年而後成也故
後成者也終綱目書宮成四五年長樂宮晉孝武大
元三年新宮隋文帝開皇十五年仁壽宮唐高宗龍
朔三年蓬萊宮惟
晉新宮非久辭

帝自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被圍平城

七日乃解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
王黃等立趙利收信兵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
騎與王黃等南至晉陽漢擊之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
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聞冒
頓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
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未
還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於
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竒兵
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曰
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先
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
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問厚
遺闕氏冒頓乃解圍去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劉
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為建信侯更封陳平為
曲逆侯平從帝征伐凡**集覽**白土人曼丘臣徐廣曰白
六出竒計輒益封邑馬**集覽**白土地名在上郡張晏曰上
郡有白土縣括地志云白土古城在監州白池東北三
百九十里又云延銀綏三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因名

白土也。曼丘復姓，其名也。曼音萬，顏師古曰：曼丘母丘本一姓也。語有急緩耳。徐廣曰：曼一作甯。左右賢王

見形，旬反，露也。有左有右，案左賢王以次當為單于，但見

五十五年，兵已業行，業事也。已然曰業，謂兵事已行矣。

齊虜，婁敬齊人也。故云廣武，地理志：鴈門郡廣武縣，括

地理志云：鴈門郡平城縣，秦雲中郡雲中縣也。括地志云：

朔州東三十里，定襄縣，漢平城也。今大同府是。白登，括

地志云：平城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白登山，高百餘尺，方十餘里，即

叔趙記云：平城東七里有土山高百餘尺，方十餘里，即

白登也。陳平秘計，應劭曰：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

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關氏畏奪

之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顏師古曰：應說出，拒譚

新論蓋譚以意測之，非記傳所載。曲逆，漢書無別音，惟

五臣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深

注曲區，句反，逆音遇。程大昌演繁露云：陳平封曲逆侯，

或讀曲逆如去，遇非也。案地理志：中山國曲逆縣，因濡

水至，城曲逆，如去，遇非也。因名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

則曲逆當如字讀，不當借音也。括地志云：定州北平縣，

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問一

也。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榮陽圍

質實

仍舊晉廢之，故城在太原府代州西一

管實

仍舊晉廢之，故城在太原府代州西一

管實

仍舊晉廢之，故城在太原府代州西一

管實

仍舊晉廢之，故城在太原府代州西一

管實

仍舊晉廢之，故城在太原府代州西一

管實

仍舊晉廢之，故城在太原府代州西一

管實

仍舊晉廢之，故城在太原府代州西一

管實

仍舊晉廢之，故城在太原府代州西一

書法

則高帝自將五書擊者，四城茶利，幾陳豨黥布，此

也。故高帝之世，反者多，書擊惟韓王信、盧縮已所拔

也。直書曰：圍漢王，此其曰被圍乎？城何不以外加內

也。若隋煬帝逆賊，則書曰：始畢圍之矣。大業十一年是

故明內外之分則高帝書曰被圍正上下
之義則劉虞書曰見殺獻帝初平四年

十二月還至趙

上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婿禮甚早上箕踞慢罵之趙相
貫高趙午等皆怒曰吾王辱王也乃說王請殺之救齧
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
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高等相謂曰吾王長
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何涉王
集覽箕踞傲坐也謂
為事成歸王事敗則獨身坐耳
膝形如箕箕王孟康曰音如潺湲之
潺冀州人謂懦弱為潺湲昭曰仁謹貌

書法至危也

匈奴寇代代王喜棄國自歸立子如意為代王○春令郎

中有罪而以上請之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集覽

罪而應劭曰刑音而

罪不至髡但繫其頰毛而已蘇林曰諸法度字皆從寸宋
祁曰耐無而音如淳曰耐任也任其事也言任罪不至免

之事一索隱曰後刑為罰作二歲刑已上為耐

書法

志二事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書之何嘉詳刑且

是年景帝中元五年齊戊辰年元魏隋文帝開皇十
二年十六年唐太宗貞觀二年四年十六年此書令
民產子復勿事章帝書詔賜民胎

二月帝至長安始定徙都

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數歲成
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
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
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遂自櫟陽徙都之司馬公曰
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其以宮室填服天下
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為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為
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為傾宮創業
堯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滌靡
死示之以侈乎孝武卒以宮室罷
敵天下未必不由鬱侯啓之也

集覽

未央宮在雍州
長安縣西北十

里長安故城中名未央者取詩夜未央勤政之義也又注見文帝七年

質實

一統志云未央宮在西安

書法

治長樂宮常書矣於是治未央宮則曷為不書過度也故諱之其諱之何不未央為賢相之

也累

置宗正官○夏四月帝如洛陽

八年冬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

考證

擊當作討○謹按凡

臣子之僭叛者曰

上東擊韓王信餘寇過栢人貫高等壁人於栢中上欲宿心動而去

集覽

東垣地理志河

改曰真定括地志云趙之東邑在今常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栢人括地志云故城在今邢州栢人縣

西北十二里後改名堯山壁人於栢中文穎曰置人於栢壁之中以刺高帝張晏曰鑿壁空之令人止其中

質實

一統志云東垣戰國趙邑名秦因之漢改為真定縣屬常山郡故城在真定府城南八里詳見高帝

十一年真定縣栢人春秋時晉邑名戰國時屬趙漢為縣屬趙國後魏改曰栢人隋屬邢州唐初於縣置東龍

州後州廢還屬趙州後改屬邢又改堯山縣宋省入內丘縣尋復置屬順德路

國尋復置屬順德路

十二月還宮○春三月令賈人母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罰

操兵乘馬

九年冬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

卯癸

匈奴數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歲時問遺諭以

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漸
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為
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司馬公曰劉敬
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
相違也帝王之御夷狄服則懷之以
集覽 殺父妻母殺
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
之父名頭曼以鳴鏑射殺之遂
妻其母家人子庶人家之女子
正誤 家人子今按漢書
丞相爵比諸侯王降至上家人子中家
人子視有秩斗食云乃宮人名號也

書法

特書謹始也自帝創有此舉而後中國失其尊矣
親一與和親四詳文帝六年求和親三詳文帝六年乞和
請和親四詳文帝六年求和親三詳文帝六年乞和
親一光武建武二十八年莫善於乞和親莫
不善於結和親終綱目舍是無書結者矣

十一月徙齊楚大族豪傑於關中

劉敬言匈奴河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
夜可以至秦中且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

能興今關中少民北近匈奴東有疆族一日有變陛下
未得高枕而卧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
事可以備胡有變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未之術也於是
徙昭屈景懷田氏及豪傑於關中與利田宅凡十餘萬
集覽 昭屈景楚三大姓懷田齊二大族與
利田宅給與便利之處不征徭也

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為趙王

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
者詔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剄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
誰白王不反者乃轡車膠致詣長安即中田叔客孟舒
皆自髡鉗為王家奴以從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
不知榜笞刺剗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
壯士誰知者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
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曰趙王果有謀不高
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為王實不
而徒如意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所以赦教廢為宣平侯
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弒之
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遂死上召叔等與語漢

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守相荀悅曰貫高小亮不塞

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司

馬公曰高帝驕以失臣貫高狼以亡君使高

謀逆者帝之過也使教失國者高之罪也

告者謂非常之事斥言反背也逮捕顏師古曰逮訓及

辭之所及則追捕之貢父曰逮者及人在而直追取之

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之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當知

異義也誰白王白謂別白也辯明之義轆車膠致致送

詣也正義曰車上着板四周如轆形載囚其中令無所

見膠密不得開送詣京師榜答刺劉伯莊曰榜者彭

亦答也劉林劣反亦刺也漢書作刺藝應劭曰以威苛

之泄公中大夫姓泄其名未詳正義曰泄音薛史有泄

私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固本然之辭浸猶

言輕也史記張耳陳餘傳後太史公曰耳餘始居約時

相然信以死豈顧哉注謂耳餘初在貧賤時然諾相

信雖死不顧也灌夫傳好任俠已然諾索隱曰謂既已

許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即此仰絕充仰頭而

允斷絕也俗所謂充作航韋昭曰航咽也蘇林曰頸

大脈也所謂充作航韋昭曰航咽也蘇林曰頸

為然諾今按

書法

帝於是貫高謀逆則曷為不書諱之也貫高之謀

夏六月晦日食○以蕭何為相國

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葬萬年令諸侯王國皆立

廟實

萬年縣名注見晉

書法

於太宗孝宣於世宗遂為故常矣於是通鑑不

○以周昌為趙相趙堯為御史大夫

辰甲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一

定陶咸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后年長益疏上以太子
仁弱謂如意類已常留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
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疆上問其說昌
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
下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聞之跪
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
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為趙王置貴疆相及呂后太
子群臣素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
趙而以堯代為御史大夫揚氏曰以高帝之明憺憺於
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
氏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欲甘心於如意也
父矣一貴疆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為高皇計者盍亦反
諸已而已矣不以燕婦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凌
賤者不逼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豈特無母禍而已
哉○上猶欲易太子於難是呂后使建成侯呂釋之疆要
留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
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皆以上侮
嫚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令太
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其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
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詔之四人至

客建成侯家

集覽

期期以其口吃故疊語倦倦與拳拳同以

金注者坻郭象曰砥武典反字或作婚音昏說文婚矜
也怜惜也林希逸口義云注射也射而賭物曰注王欽
若曰以陛下為孤注則已有顧惜之意以金為注則全無利
害之心以鈎帶為注則已有顧惜之意以金為注則全無利
心愈重而易殲矣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漢
書音義曰東綺夏角四姓也角字從兩點下用音鹿索
隱曰案陳留志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號焉夏
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因號焉角里先
生河內軹人泰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
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孔父秘記作祿里皆王劭據崔
氏周氏世譜及陶潛

正誤

期期今按期猶必也綺里季

質實

一統志云周昌沛

也黃公一人也杜甫詩有黃綺
終辭漢之句則固以黃為氏矣
漢之縣名屬渤海郡高帝封呂
之故城在河間府獻縣界景城
廢縣東南三十里

九月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

考異

按征伐例曰凡正

前監綱目卷之三

借叛者曰征曰討於夷狄若非其臣子曰攻曰擊注云征討如漢高祖於韓王信之類據七年書帝自將討韓王信而此二條信韓王信後皆書誅此必相國陳豨皆不書討然信韓王信後皆書誅此必相國陳豨皆

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為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常慕魏無忌之養士及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周昌求見上言豨賓客甚盛擅兵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遂反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昌奏常山亡二卜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為將左右諫曰封壯士可將者白見四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封壯士可將者白見四封各千

皆豨有吾微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何愛四

以與之豨將多降以集覽陳豨許豈反阻漳水宋初曰阻金購之豨將多降以集覽陳豨許豈反阻漳水宋初曰阻

地志漳水有二一出上黨沾縣大龜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也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州長子發鳩山也名為濁漳東至鄴與清漳合白見四人告白於天子而召見之也見如字陽夏縣名注見秦二

世元質實一統志云漳水有二一在太原府樂平縣之流百八十里至彰德府林縣界合清漳水謂之交漳水

十一年冬破豨軍春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考異

提要后上有皇字據晉永康元年書皇后殺故太子適唐乾封元年書皇后殺其從兄武惟良皆不去皇字此蓋刊本漏皇字耳淮陰縣名注見漢

冬太尉周勃道太原入代地陳豨軍敗淮陰侯信舍人弟上變告陳豨前適趙代過辭信信辟左右曰公之所居天下不信再至則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畔陸

起天下可圖也豨曰謹奉教今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報未發呂后與蕭何謀詐言豨已得死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之所詐

遂夷三族司馬公曰韓信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擊齊滅楚漢之

已乙

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其功也現其距削微之說以盧
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快快遂陷悖逆夫以盧
信滅齊不報而自王期共攻楚而不至當是之時高祖
固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
恃哉夫乘時而微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報德者士
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
望於人不亦難哉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信學道謙讓
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
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定乃謀畔
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胡氏曰功過當相準信功不可
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微之意可以免失
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侯以次國逆謀既露猶當宥其
子孫如此則漢祖於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
無負矣

集覽

道太原韋昭曰道從也太原府是徐才宗國都
既修太原注今河東太原府是徐才宗國都

正誤

信辟左右今按辟音闕猶屏
去也如孟子行辟人之辟同

質實

太原

見齊明帝建武二年并州

書法

凡書殺殺無罪也信與豨通則謀反矣不書何
諱之也曷為諱之信之反帝激之也帝之奪信

王非其罪也於是帝未還都而
殺之而夷之甚矣故斥書后殺

發明

信至是實有反謀矣然猶不以反書又不書其
有罪乃書殺而不去其爵者信有定天下之功

受封未幾無故見執其快快無聊之心不言可知非
信素有反心也綱目於此削而不書亦所以原其本
心云爾漢氏之興德信未孚於天下既以詐而執大
功之臣又以詐而殺之人誰不自疑哉叛者迭起夫
何恠耶綱目徭書夷三族之實非予其討有罪也乃
所以惡漢云爾世豈有人之無罪夷其三族而可以
君天下者哉下書梁
王越夷三族亦然

韓王信伏誅○帝還至洛陽

上還聞韓信言恨不用削徹計乃詔捕徹至上曰若教
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豎子不用臣計耳如用臣計陛下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高材疾足者先得且當是時臣獨知信非知陛下也
且天下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願
力不能耳又可盡烹邪上曰置之
如虞人之失鹿以鹿喻帝位也

質實

秦失其鹿言秦無道遂失其國

立子恒為代王○赦○二月立王侯朝獻郡國口賦法

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民疾之
令諸侯王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
十三錢以
集覽以其口數率率計也劉貢父
給獻費
曰率字屬下句言大率也

詔郡國求遺賢

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
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
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
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
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
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有

而弗言覺免年
老癯病勿遣

集覽

身勸為之駕必須身親敦勸自為
其駕車而遣之
覺免為句謂覺發

者免
其官

書法

書求遺賢何美急賢也入綱目二百餘年於是
始見自是而舉賢良舉直言皆帝啓之矣故通

鑑未書綱
目特書之

梁王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
上怒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往則為禽不

如遂反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之上使使掩梁
王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論如法赦為庶人傳處

蜀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王為呂后涕泣自言無罪后
與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

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乃令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
首洛陽下詔收視者捕之梁大夫柰布使於齊還奏事

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布曰方上之困彭
城敗於陽也王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

徵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而陛下以苛小案誅滅之
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
烹於是上乃釋

書法

書梁王越廢何罪越也越不從反矣曷為罪之
權不足也然則何以復書殺甚殺之者也廢之

可也殺之夷
三族甚矣

立子恢為梁王友為淮陽王○夏四月還宮

考異按巡行

曰帝還宮注曰問無異事則不書帝此年帝至洛陽下有
立子恒恢友為王立王侯朝獻郡賦法詔郡國求遺
賢梁王廢徙蜀則間有異○五月立故秦南海尉趙佗為
事矣而不書帝刊本漏也

南粵王

質實南海郡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交州

初秦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秦為無
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番禺負山
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
主也

絕道聚兵誅秦吏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至
是詔立以為南越王使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通使使
和集百越無為南邊患害賈至佗魘結箕踞見之賈曰
足下中國人親戚墳墓皆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
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秦失其
政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項羽倍約王誅滅之五年
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所建也王不助天下誅暴
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
遣使授王印綬剖符通使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
新造未集之越屈疆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
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
覆手耳於是佗乃蹶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
義留賈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
所不聞賜橐中裝直千金賈卒拜佗令稱臣奉漢約歸
報帝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前說稱詩書帝罵
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
寧可以馬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
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
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
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

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
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象郡尉秦官也時任嘗為之案十三州記大郡曰守小
郡曰尉置五刀反龍川令趙佗顏師古曰南海郡龍川

尉佗佗徒河反番禺文穎曰番禺南海郡理邑今廣州
縣馬山在番禺縣番禺音藩又音婆禺音愚董衡曰番禺

安反禺魚容反被佗書句絕韋昭曰被之以書也音光
被四表之被移檄絕道移檄移行檄書也尉佗本傳作

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閔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
守案所謂絕道即先任器所欲絕之新道也蘇林曰新

道者秦所通越道南粵王粵通作越正義曰都廣州南
海縣魁結服虔曰魁音推今兵士并頭結索隱曰魁傳

追反結音計謂為髻一撮似推而結之故字從結案魁
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夷人俗本被髮今尉佗同其風

俗但魁其髮而結之抗衡較輕重低昂也崔浩曰抗對
也衡車輓上橫木言兩衡相對相率不相避下也屬疆

屈其勿反屈疆者疆梁梗戾不柔服也蹶然陸德明曰
蹶其月反鄭玄音居遇反行急遽貌記子夏蹶然而起

秦中策素隱曰謂以珠寶裝畧入囊橐中賈時時前說
稱詩書時時非一時也每於上前說論稱道詩書乃公

高祖自謂也新語以高祖素未嘗聞此言故曰新
語太史公曰余讀陸生新語固當世之辯士也

被佗書今按枝加質實一統志云龍川秦之縣名漢屬
也加於其身也南海郡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

泉因名隋初省入河源縣後復置唐貞觀初省入歸善
縣天授初置雷鄉縣南漢改曰龍川縣徙循州治此來

宣和中改縣曰雷江紹興初復為龍川縣元仍舊本
朝廢州縣改屬惠州府番禺縣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

陸賈楚人親戚墳墓按趙佗先冢在真定府獲鹿縣舊
石邑城北一十三里真定漢初縣名屬常山郡後周恒

山郡治此隋郡廢分置常山縣隸恒州大業間省常山
入真定屬恒山郡唐改真定曰中山神龍初復名真定

為鎮州治宋金真定府元真定路並治
此本朝因之為真定府治仍屬焉

帝有疾

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群臣十餘日舞陽侯樊
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流涕曰

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
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
與一官者枕豈不見趙

集覽

門排推開也闕闕宮中小

與一官者枕豈不見趙
臣趙高之事秦皇崩時獨趨高與幸官五六人知之高
遂詐為詔賜質實舞陽縣名注見齊
長子扶蘇死武帝永明五年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帝自將擊之立于長為淮南王布擊

殺荆王賈又敗楚軍遂引兵西

考異

此與韓王信餘寇及

布則擊字亦當作討

初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
見醢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中大夫賁赫
得罪於布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上繫赫使
人驗之布遂族赫家發兵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
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
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爾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

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
高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

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
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此中計也東取

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
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

後慮者也必出下計時上有疾欲使太子擊布留侯所
召四人者說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

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問為上計言黥布
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

異使羊將而東留侯病自強起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
是上自將而東留侯病自強起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

人曰子房雖病疆則而傳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
上曰子房雖病疆則而傳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

行少傳事發關中車騎已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
皇太子衛軍霸上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厭兵必不

能來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東擊
荆荆王賈走死擊楚楚與戰徐僮間為三軍欲以相救
為奇或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
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

通鑑綱目卷之三

果敗布遂 **隸覽** 醢其肉黥布傳注反者被誅為醢刑法

引兵西 **隸覽** 志道其骨肉是也賈赫姓名賈音肥有

端句絕端緒也猶言有由前年殺韓信上文往年殺彭

越顏師古曰往年與前年同也文相避爾歸重於越重

輜重也歸之於越地驪山之徒布初坐法黥論決而徒

役於驪山故等夷故舊等輩夷儕也徐僮間地志臨淮

有徐縣僮縣春秋僖三年徐人取舒注徐國在下邳僮

縣東南括地志云徐即徐城大徐城在泗州徐城北四

十里古徐國也僮在下邳今泗州是也自戰其地為散

地孫子兵法九地曰云云林牧之注云士卒近家進無

必死之心退有歸役之地魏武 **質實** 縣一統志云徐秦之

帝曰卒恋土地道近而易敗散 **質實** 縣名屬薛郡即古

之徐子國也東漢省之故城在鳳陽府泗州北五十里

僮漢之縣名屬臨淮郡三國吳省之故城在鳳陽府虹

縣東北 **質實** 縣名屬薛郡即古

七十 **質實** 縣名屬薛郡即古

十里 **質實** 縣名屬薛郡即古

事布既書反乃不書討而書擊之布有功於漢因

發明 事自疑漢亦有以致之故其書法如此然陳豨

非布之比反亦書擊何耶相國任一國之寄不擇人

丙午

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於蘄西布亡走長沙王臣誘而

誅之

上與布兵遇於蘄西布兵精甚上望其置陳如項籍軍

惡之遂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爾上怒罵之遂

大戰布軍敗走江南長沙 **隸覽** 長沙王臣吳芮之子

王臣使人誘與走越殺之 **隸覽** 名臣嗣父為長沙王

書法 凡書誘讖也此其書誘何前書反此書誅則罪

目書誘殺十詳昭帝元鳳四年凡誘殺皆讖辭

發明 正名布之罪也前史皆以殺書至綱目始筆其誅者

誅遂定其罪於後布亦何得而辭哉信越無罪則書

罪之有無不可聚論非綱目別

異而書之幾於涇渭不分矣

帝還過沛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

道舊故為笑樂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於是起舞阉

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闕

中千秋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

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集覽道舊故說故舊時事擊筑筑以竹曲五弦之樂也

今筑形似瑟而小細項湯沐邑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

也記王制湯沐之邑注給齊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

用潘潘芳表反浙米汁世世無有所與與**質實**一統志

讀曰預謂復除其賦役世世無所干預與**質實**云沛宮

在徐州沛縣治東南即漢高祖置酒宴沛父老處

書法也特書也其特書何譏也以為君天下而私一邑

宗亦書復潞州皆帝啓之也而世世無有所與又

甚矣光武建武六年十九年唐玄宗開元十一年

太尉周勃誅陳豨定代地○立兄子濞為吳王

更以荆為吳國**集覽**濞劉仲之子服虔曰濞普懿反索

表云濞都吳其實在江都喜劉仲名

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質實**魯國名注見周太祖廣

順二年**太牢**注見唐太

書法所祠孔子何嘉重道也書祠孔子多矣鮮有書

幾墜帝以不事詩書之資方破布而歸適然過魯乃

能動念及此至以太牢祀焉帝亦有大過人者矣漢

四百年吾道之重實自此始特書美之終綱目書祠

孔子五是年章帝元和二年宋庚寅年魏主壽齊乙

宗貞觀元年

德七年魏主宏唐高宗乾封元年書釋奠二唐高祖武

太祖皆帝發之也祠書以太牢者二是在年庚寅年而已

發明

禮樂之宗主生民之類沒天生孔子為萬代仁義
道扶持之功極矣漢高之興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
書晏罵溺冠其視儒道不啻朽蠹之不相入然過魯
祠孔子乃見於兵戈倥偬之日故綱目特筆予之亦
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漢氏四
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脉蓋在於此自是而後儒道稍
稍振起除挾書禁博士官開獻書路迭見於繼世
之後亦足以見當時崇尚之意然漢治終於不古者
粗得其一二緒餘而精微未始一日而吾
道在天地間如一元之氣周流磅礴未始一日而
存不以秦而泯不以漢而興時君世主苟能知其功
用之大振而起之則聖人綏來動和之效帝王時雍
迺衛之治可復見於天下矣惜乎漢人不足於語此

○遂還宮

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辭疾不
視事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

年秦以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比陛下所親見今必欲
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
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
下為戲乎上詳許而猶欲易之後置酒太子侍留侯所
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恠問
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
迹我今何自從吾見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
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
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
卒調護太子四人者出上召戚夫人指視之曰我欲易
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起罷
酒遂不易太子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胡氏曰善乎
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幾不問
則不言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之不難也至於
招致四人以安太子則其績尤偉而司馬公乃致疑焉
以為若審有此是子房為子植黨以拒父也夫高祖之
雄傑豈四隻所能抗而大臣力諫之強豈不賢於四隻
之助嗚呼是未知春秋深許首止之盟而易有納約自
備之象也故今特據

集覽

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
公太子名申生公伐驪戎得

驪姬生奚齊公欲廢申生而立之會申生薦祭母之胙於公驪姬預置毒胙中公欲享姬止之曰宜試之與犬申生自殺不蚤定扶蘇扶蘇始之懼奔新城公乃誅其傅之位後以諫坑駕獲罪使監蒙恬軍於上郡始皇崩趙高乃詐為遺詔賜扶蘇死詳許詳讀曰佯詐也疆昭莊謂強聒其耳而說下教雖天下不肯廢舍吾之教迹也疆上聲失幾易繫辭曰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深許首止之盟春秋僖五年諸侯盟于首止注周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齊桓行霸翼戴天子故春秋多許之也首止衛地名陳留郡襄邑東南有首鄉服虔曰首止近鄭地納約自牖易習坎六四爻文伊川傳曰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悟君心所明處夫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許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良明辯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群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皓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力故與張良群公卿及其事則悟之如其反手且四老人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

下相國何廷尉獄數日赦出之

蕭何以長安地陘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畝收藁為禽獸食上大怒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一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即赦出之何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集覽

多空地棄謂多有空隙之地捐棄無用王衛尉

書法

下某獄下書赦出之美改過也赦終無罪之辭也相國何是

年周紆章帝建初八年虞詡順帝永建元年揚彪獻

帝建安二年是也上書生事下獄下書赦出之失有

罪之辭也賀若弼隋文帝開皇二十年是也書既而

赦不治一昭帝始元元年

發明

三公坐而論道宰相代天理物明明穆穆聚精

稷契有都俞而無吁咈伊傳周召有誥命而無戒飭

臯伊諸公不可人得而世有然居其位任其職則亦

不可不盡其體貌之禮至其果有大罪則退之可也

李斯馮去疾在秦以下獄而死漢亦習聞其故至是

以蕭相之信謹一旦無故置之囹圄雖曰未幾赦出

之然禮絕百僚師長群后他日亦何面目立於衆人

之上哉文帝習此而繫周勃景帝習此而繫亞夫迨

武帝則動輒連繫不可勝舉至於下獄要斬如劉屈

釐輩屠之不啻若狗彘者元帝以此而殺望之哀帝

以此而殺王嘉終漢之世家法若此豈非貽謀不善

之過哉然何以忠信事高祖疑之亦非一如遣子弟

從軍買民田以自汙之勢往挾術相欺君臣交乎

之理似不如此既不免械繫之辱猶且不能引身而

退何亦者利亡君臣觀之寧不少知愧歟

燕王綰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立子建為

燕王

陳豨之反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以豨求救於匈奴亦

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軍破故燕王滅茶子衍在胡

謂勝曰燕所以久存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欲

急滅豨豨亡次亦至燕矣勝以為然還以告綰綰乃陰

使勝為間於匈奴而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欲令久亡連

兵勿決至是豨裨將降言之帝召綰綰恐謂其幸臣曰

井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族淮陰夏誅彭越

皆呂氏計今上病呂后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

臣遂稱病不行語頗泄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為燕使胡狀於是上怒曰緡果反矣使樊噲將兵擊之

書法

也未有書其以某官將而隨詔陳平斬之則帝之快也

非苟然者矣平乃傳詣長安帝意哉綱目書噲以相國將次書詔斬噲平傳噲詣長安下書赦樊噲所以罪平而危漢也

立南武侯織為南海王○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

軍平傳噲詣長安

質實

見長安縣名注

帝病甚人或言樊噲會黨於呂氏即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

行計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

且貴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

自諫之未至罕為壇以節召噲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

定今燕反縣將**集覽**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晏起早作如方崩

臣子之心猶謂官卑當駕而晚出**集覽**馳謂將命而疾

夏四月帝崩

上擊黥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

曰疾可治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

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罷之后問陛下百歲後

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

可以助之乎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

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遂崩

于長樂宮呂后與審食其謀盡族諸將以故不發喪

商謂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今陳平灌嬰守棗陽樊噲周勃定燕代聞此必連兵還鄉大臣**集覽**提三尺禮

冬官挑氏為劔上制上士服也齊勃海郡鄭縣人姓秦名

越人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

故仍號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名盧醫少戇顏師古曰戇

愚也陟降反還鄉讀曰旋嚮猶言內嚮也
也躄足晉灼曰躄音矯率足小高貌

書法

賀善贊曰漢唐皆以兵取天下者也綱目於高
帝有四特筆唐初不得而與焉其未即位也加

秦書伐加項籍書討其用夷卒也書致助其即位也
書即皇帝位大綱正矣唐未即位書擊西河其用夷
兵書劉文靜以突厥兵至即位書稱皇帝豈可與漢
同日語哉至於斬了公祠孔子皆有大過人者漢祚
之未宜哉

盧縮亡入匈奴○五月葬長陵

質實

一統志云長陵在西
安府咸陽縣東三十

五里漢高帝徙關東萬家於
此置陵邑呂后陵在其東

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
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即定命蕭何次律
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
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
規摹弘遠矣

集覽

長陵皇甫謐曰在渭水北去長安三十里
里枯地志云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次

律令以初約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故命蕭何據秦
法作律九章次謂第其輕重也定章程如淳曰章程數
之章術也程法式也謂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贊曰案
茂陵中書丞相為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
量及制度之程品是已定謂始計定之也剖符作誓剖
析符竹使世襲其爵而誓之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
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丹書鐵券券符契也以鐵鑄之朱
書字也國之所以示信後唐明宗問趙鳳曰帝王賜人
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金匱
石室金匱猶金滕也以誓書藏之匱中而絨之以金不
欲人開之又以石為室置匱
其中藏於宗廟使與國同休

太子盈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赦樊噲復爵邑○令郡

國立高廟

孝惠皇帝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春召趙王如意
三互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

未丁

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帝自
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問帝晨出射
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醪飲之遂斷戚夫人手
足去眼輝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視帝驚
大哭因病歲餘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為淫樂不聽政司馬
公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
而隨之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

集覽

永巷注見周赧王四十五年赧衣白虎通曰犯劓罪者
以赭著其衣令舂使令持杵臨臼也婦人不預外徃但
春米四歲刑醜直禁反酒有鴆毒也鴆鳥大如鷄食蝮
蛇以其羽歷飲食則殺人輝耳輝許云反以藥熏之令
聾其

發明

紉鷄之晨惟家之索蓋自周赧八年綱目書秦
茅氏治國事始有婦人與政之端至高祖以神
武得天下呂氏亦得與事是以淮陰之死特書后殺
以見履霜之漸况夫惠帝儒弱不能親攬大權固宜
母后之借也如意之死蓋惠帝即位之初爾綱目特
揭太后書之者所以見呂氏傾覆之禍已肇於此固
不俟他日臨朝而後見然則有

徙淮陽王友為趙王

質實

淮陽國名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陳州

○春正月

始城長安西北方

書法

城未有書始者此其書始何記事始也有勿亟
之意焉此一城耳凡三書皆春初用農隙也西
土晚寒農事未起於是乎
用之帝可謂能使民矣

二年冬十月齊王肥來朝

悼惠王來朝飲太后前帝以王兄也置之坐太后
怒酌醪酒賜之帝欲取飲太后恐自起泛之齊王大怒
出獻城陽郡為魯元
公主湯沐邑乃得歸

質實

城陽郡注見高帝四年

春正月兩龍見蘭陵井中

質實

蘭陵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四年

書法

書龍見始此終綱目書龍見十有三三年文帝
十五年宣帝甘露元年成帝末始元年平帝元

始二年桓帝建和元年永康元年後主建興十二年
十五年景耀二年晉武帝太康五年穆帝永和元年
後唐乙酉年而見井中者四年是年建興景耀大
康成帝黃龍見真定鴻嘉元年不書不與焉

隴西地震

終綱目書地震一百一而兩
漢居九十馬漢書地震始此

夏旱

書法 書旱始此終綱目書大旱三
十八書旱五十八詳五年

秋七月相國鄴侯蕭何卒以曹參為相國

相國何病上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
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七
月薨諡曰文終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
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勢家則奪參聞何薨告舍
人趣治行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
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口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

市所以并容也今擾之姦人何所容乎始參微時與何
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

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吏木訥重厚長者召為
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

賓客見參不事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
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

夫帝惟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答窋曰趣入侍大
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

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
敢望先帝臣孰與蕭何定天下法今既明今陛下重拱參

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今既明今陛下重拱參
等守職尊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三年百姓

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
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久
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

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
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舉事舉凡也木訥木質樸如木

然訥遲鈍也言文刻深持文法務於刻剝而深峻者不
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窋張律反較若畫一索隱

集覽

後相後來相
齊者獄市漢

通鑑綱目卷之三
漢書卷之六
三

曰漢書較作講亦音校畫訓直又訓明言法明
直若畫一也顏師古云講和也畫一整齊也
畫一今按訓和不通當音竟又孔明也揚子法言孔子之道
較且易司馬溫公曰音竟又孔明也揚子法言孔子之道
明白易見之義

書法

網目於兩漢諸臣卒具官爵姓者美稱也不書
姓者恒稱也惟不書官者為賤之兩漢諸臣卒

書官爵書姓者三十七蕭何曹參陳平霍去病衛青
金日磾霍光張安世魏相丙吉卓茂祭遵馮異吳漢
鄧禹楊賜皆官爵姓具者也張良戶翁歸趙充國辛
慶忌寇恂朱祐馬援樊宏賈復耿弇竇融鄧訓王煥
而具姓者也不書官者四王譚單超馬日磾荀攸

三年春城長安○與匈奴和親

匈奴冒頓方彊為書遺高后辭極褻嫚后怒議斬其使
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
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
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未絕傷夷甫起而欲挫動天

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
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后曰善令報書悉謝遺

以車馬冒頓復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
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逐和親

傷也左傳命軍吏察夷傷面謾欺誑也謾
音慢顏師古又音綿悉謝與遜同順也謾

書法

高帝遣使和親則書結高帝九年此其書與何
怨辭也何怨乎惠帝非創焉耳終綱目書與和

親六是年文帝後元二年甲戌年新莽梁乙卯年元
魏陳巳亥年唐僖宗廣明元年書及和親一宋甲戌
年元魏詳高帝九年與修好不與馬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

都東 **集覽** 閩越君韋昭曰閩東越秦立閩中郡及漢興
師越人佐漢有功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

冶案治地名音野今建寧之建安福州之候官二縣是

其地惠帝舉高帝時越功又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東
甌寰宇記永嘉為東甌鬱林為西甌案舊經閩越地即

東甌也今福州温州是其地郡
國志建安縣東有古東甌城
初為東甌王國後為會稽郡之回浦縣地東漢為章安
縣地又分置永寧縣三國吳屬臨海郡晉置永嘉郡治
永寧隋初廢郡改縣曰永嘉屬處州大業初屬永嘉郡
唐置東嘉州後廢以縣屬括州上元初置温州以其地
恒煥少寒故名天寶初改永嘉郡乾元初復為温州建
靖安軍五代時吳越建靖海軍宋為應道軍建炎初仍
為温州咸淳初陞瑞安府元改温州
路本朝改為温州府隸浙江道

質實 一統志東甌漢

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
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
后欲為重親故以配帝

戊庚

書法 兩漢之篇書立某氏為皇后者恒辭也此其書
文者異其事也是故惠后張氏以失序則異其文是
年宣后許氏以側微則異其文昭帝元平元年成后
許氏以失序則異其文成帝綏和二年后梁氏以失序則
失序則異其文成帝綏和二年后梁氏以失序則

異其文桓帝
建和元年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三月帝冠考異 提要
月六

書法 於是帝生十五年矣立后五閱月矣書帝冠始
此終綱目書帝冠十三是年昭帝元鳳四年和

帝永元三年安帝永初三年順帝永建四年桓帝建
和二年靈帝建寧四年獻帝興平元年晉成帝咸康
元年穆帝升平元年孝武帝太元元年安帝隆安元
年宋主昱甲寅年長者莫如漢昭帝年十七最少者
莫如宋主昱年十二立后而後冠者四惠帝昭帝桓
帝晉孝武帝冠昏正月重歲首也惟惠帝三月宋主
昱十一月馬書太子冠二年已
卯年劬唐太宗貞觀五年乾

赦○省法令妨吏民者考異 提要無

書法 書予之也

書法 書予之也

書法 書予之也

書法 書予之也

書法 書予之也

通鑑綱目卷之三

○除挾書律

書法

上書省法令亦妨吏民者矣此其一也復揭而書

不事詩書之害亦遠矣終綱目律令書除十是年呂
后甲寅年除三族罪文帝元年除收斂二年除誹謗
妖言十三年除肉刑成帝綏和二年除誹謗欺法
齊丙子年魏除逮亡緣坐丁卯年魏除宮刑唐太宗
貞觀四年除鞭背刑玄宗天寶六年除絞斬刑書罷
一宋甲寅年書減二景帝中六年成帝河平元年書
今勿坐二宣帝地
節四年元康四年

○立原廟

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復道武庫南叔孫通諫
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
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
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於渭北衣冠月出遊之蓋廣宗
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司馬公曰過者人之所
必不免也古之聖王患其不自知也故設謗木置諫鼓

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傳說
戒高宗曰無耻過作非是為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為賢
而以改過為美也今叔孫通乃教其君以文過遂非豈
不繆哉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又作原廟則
通之過也其曰人主無過舉作原廟非過舉乎使
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則通說啓之矣

集覽

月出遊衣冠之道叔孫通傳高寢衣冠月出遊高廟應
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遊衣冠三輔黃圖云
高寢在高廟西高帝衣冠藏於馬廄何乘宗廟道上行
廟其道值所築復道故云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

廟裴駟曰原再也先既立廟今又再立故名原廟原
之作始於惠帝要之祖宗禘祫既有太廟祧祭又有世
室則原廟之作殆後世之襲禮非古之正禮也自是之
後皆以原廟便於用俗禮而美觀其去古人重宗廟之
意遠矣見禮經考索謗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
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今官外橋梁

闕四柱木是案尸子云堯立謗鼓成周之時建路鼓以通
闕失使言事者書之於木諫鼓成周之時建路鼓以通
下情仲虺奚仲之後為殷湯左相虺許鬼反傳
說築於傳氏之巖殷高宗舉以為相說音悅

書法 譏遂非也是舉也叔孫通成之

發明 春秋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如考仲子之宮

立原廟果何為哉直筆書之其失自見

宜陽雨血質實

宜陽縣名注見周安王十一年

書法 綱大異也故通鑑未書綱目特書之書雨血始此

千乘博昌雨血周赧王三十一年漢主聰延明殿雨血晉愍帝建興三年不書不與焉

亥辛

五年冬雷桃李華棗實

書法 冬雷異也而桃李華棗實異之異矣書雷始此

後三年武帝元封三年昭帝元鳳五年成帝元延元年新莽已巳年庚午年靈帝建寧五年晉安帝義熙

五年而冬雷者七年是年景帝六年後三年武帝元封三年昭帝元鳳五年新莽已巳年庚午年書桃李華

三建始四年呂氏甲寅年文帝六年桃李實一成帝

春正月城長安集覽

長安三輔黃圖序云高帝始都長安寔曰西京注長安本秦時鄉名

漢儀注云高帝六年更名咸陽曰長安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

因之名曰長安漢都關中始置為縣屬京兆尹王莽改常安東漢復舊隋遷都始徙縣治于此唐因之五代梁改大

安縣後唐復曰長安縣宋元仍舊本朝因之屬西安府

○夏大旱

書法

書大旱始此綱目書大旱三十八是年文帝九年

年元封四年六年景帝後二年武帝元光六年元朔五年宣帝本始三年成帝建始二年鴻嘉三年永

始四年哀帝建初二年靈帝熹平六年光武元和中六年後主八年章帝建初二年靈帝熹平六年光武元和中六年後主

建興六年晉懷帝永嘉三年元帝建武元年年成帝咸康元年穆帝升平二年秦三年簡文帝咸安二年安

江河水絕 豁谷水絕

帝義熙十一年丙寅年宋齊丁卯年魏壬午年梁甲申年魏隋煬帝大業八年唐德宗貞元元年五代乙酉年唐癸丑年唐

秋八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 **質實** 平陽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謚曰懿

九月長安城成

書法 也城未有書成者此其書成何久也官殿書成費也宗廟書成慢也此其譏與佚道使民何譏焉

帝之城也必用春初有愛民之心馬跨歷五年然後畢事書成所以見其勿亟也終綱目城書始書成一

而已

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夏留侯

張良卒

文諡曰成

發明 神僊詭誕之說先儒論之詳矣有如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司馬氏亦既及之矣綱目前書張良

謝病辟穀疑若真有導引長生之事至是書留侯張良卒則知于房托於神僊之意昭然可見而詭誕之

說不攻自破凡此類比而觀之則得其旨

以周勃為太尉

七年春正月朔日食

書法 正月朔食二日有應者二十餘可畏矣哉是

年食八月大喪成帝元延元年正朔食哀帝元壽元年正朔食明年大喪光武建武二年正朔食安帝永

初五年正朔食桓帝建和元年正朔食延熹九年再

年正朔食明年大喪後主景耀三年正朔食間一歲漢亡晉初丁酉年正朔食戊戌年正朔食武帝太康

丑癸

子壬

七年八年九年正朔連食間一歲大喪惠帝光熙元
年正朔食是年大喪懷帝永嘉二年正朔食後三年
遷平陽成帝咸康八年正朔食六年大喪穆帝永和
八年正朔食安帝義熙十三年正朔食明年弒宋文
帝乙亥年正朔食梁武帝戊午年丁卯年正朔食明
年侯景反次年梁主殂陳丁亥年正朔食至甲辰年
乙巳年正朔連食間一歲陳亡唐太宗貞觀六年正
朔食宣宗大中八年正朔食朱梁辛未年正朔食間
一歲

○夏五月日食既集覽

日食既春秋桓三年日有食之既
注既盡也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

時逢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有上下
者行其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掩密故日光溢出皆
既者正相當而不相掩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日
食為文闕於所不見公羊傳注既者何光明滅盡也穀梁
傳注盡而復生謂之既釋曰其日食或盡或不盡者歷家
之說以為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月不食交正在望
則日食既前後朔日不食也
又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書法

日食必書晦朔此其不書何先後日也曆官失
之據孕武帝普通元年先是日食三朝可謂大

變矣不數月又食既始此終焉未幾而以大喪書變不虛生
信哉書日食既始此終焉未幾而以大喪書變不虛生

有應者九年食既越三月大業十二年晉穆帝升平四年食
既越九月大喪隋煬帝大業十二年晉穆帝升平四年食

弒國亡唐武氏癸卯年再書食既間一歲武氏喪肅宗至
德元年及上元二年再書食既越九月大喪僖宗文

德元六年食既後主延熙六年其餘漢昭帝元鳳元年安帝
元初六年後主延熙六年其餘漢昭帝元鳳元年安帝

自是皆有變耳終綱目日食不書晦朔者十八是以求
言改過而免耳終綱目日食不書晦朔者十八是以求

呂后庚申年正食永初元年四年武帝元光元年和帝
永元二年安帝永初元年四年武帝元光元年和帝

十年晉甲午年正食梁武帝普通元年正食建武元
和七年正食梁武帝普通元年正食建武元

正食又庚子年五代丁酉年正食戊戌年正食
正食又庚子年五代丁酉年正食戊戌年正食

發明

漢自除秦苛法之惠帝繼之一以清淨為治
方且與天下休息相安於無事宜有美祥而災

異數見何哉蓋自二年兩龍見井中地震夏旱越一年宜陽雨血冬雷棗實至是則日食正旦矣天下大變孰甚於此未幾盛夏之日食之既既盡也日者人君之象食之盡可乎惠帝即位呂氏擅權上天告戒之意切矣綱目書法之旨明矣

○秋八月帝崩

書法

賀善贊曰惠帝在位七年所書纔二十九事五書封立三卒大臣四書城長安書太后殺書和

親書冠書赦各一如書齊王肥來朝書立原廟書舉民孝弟力田書省法令妨民者書除挾書律五事其天資仁厚亦可見矣然而災變八書何也意者太后居中所以感召然也

○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

帝崩太后哭泣不下張良孫辟疆謂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居南北軍諸呂皆

居禍矣從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

集覽

呂台索隱曰鄭氏

蘇林音胎

書法

也此大臣請耳曷為以太后使書請雖大臣而使之綱目揭書於此而特稱太后使其旨微矣及

發明

將漢置南北軍於京師所繫甚重迺以二呂庸人

危哉綱目書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謂之將相大臣則見其出於私意而非公選又以病當時之將相大

也臣

九月葬安陵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

質實

一統志云安陵在西安府

咸陽縣東三十里近於長陵

初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至是即位

書法

漢世子也他人子也未有不書名者此其不名何他

立其為太子則非予之也。而太子者，即位而不知其名，未嘗書立為太子也。俄而有太子者，即位而不知其名，未所以著其非正統也。而太子即位，不書名一而已。○自秦羊氏治國事而臨朝，書御殿書稱制，詔凡二十。至稱皇朝，終綱目書臨朝書御殿書稱制，詔凡二十。至稱皇朝，帝極矣。呂氏平帝王太后和帝竇太后殤帝鄧太后，再書北鄉侯閻太后冲帝梁太后再書靈帝竇太后，獻帝何太后晉成帝庾太后穆帝褚太后三書魏馮太后再書齊宣德太后魏胡太后再書唐武氏再書五代漢太后。

發明 天下不可一日無主。今惠帝以八月書崩而太子乃以九月始書即位。至於曠月無君考之前

史蓋自戊寅至辛丑凡二十有四日始葬安陵既葬之後太子始即位。是呂后擅朝之禍可勝言哉。况太子實非劉氏乃使之稱尊其為宮人戚鄒大矣。綱目書此文無貶詞若真太子然者非予之也。所以見將相大臣不能為有無拱手聽其所為是。以交譏之耳。然則劉氏之不滅豈非幸欤。

甲寅 高皇后呂氏元年 **考異** 按歲年例曰篡賊朱注國名據此

書法 於是有所謂少帝矣。曷為仍舊史以高皇后之他人子也。書太子書少帝則曷為罪之。所以罪漢廷之大臣也。書太子書少帝則曷為罪之。所以罪漢廷

臣不能為有亡而聽其所立也。故以呂氏紀元為實錄之不以他人子亂正統也。然則曷為不於歲下大書婦人稱制天下之大變綱目所深懼也。故特變例書之。

發明 綱目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此固書法之正例也。今呂氏臨朝天下蓋合

于一殆與東漢馬鄧無異。初非戰國南北五代之比。胡為亦以分注書之。嘗觀程子願傳易於坤之六五

有曰臣居尊位非莽是也。猶可言也。夫呂氏制朝雖取

他人子立之實非劉氏故網目於此分注其年以著

其實非正統且以示天下非常之變。故特變例書之。為後世鑒爾。凡此類皆綱目之大節。書法之要旨。君子之所當深察者也。

冬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陳平為右丞相審食其

為左丞相任敖為御史大夫 **考異**按統系例曰篡賊謂篡

注曰如漢之呂后王莽又曰篡賊事亦連書但每歲首及

有異事一加其名據王莽書名而是年歲首分注高皇后

呂氏則此當書太后呂氏而削太后二字

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

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

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退陵讓平勃曰始與

高帝逮血盟諸君不在邪今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

帝地下乎平勃曰臣折廷爭臣不如君全杜稷定劉氏

之後君亦不如臣於是太后以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

推陵遂病免歸乃以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不

治事令監宮中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

太后怨趙堯乃抵堯罪任教嘗為沛獄吏有德於太后

故以為御史大夫 **胡氏曰**自己然論之王陵之不如平

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哉是亦

僥倖而已矣向使太后有議而將相大臣皆以為不可

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平勃許之猶且數月再遣張

釋風喻大臣而後乃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之罪

大矣故程于論之曰漢祖之與群臣以力相勝而臣之
耳其臣之者非心悅誠服而願為之臣也是以當此之
時無一人肯死節者其後成功亦幸而 **集覽** 逮血盟句
已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至哉言乎 **絕注** 見周
赧王五十七年歃血

發明 審食其何人乃居左揆陳平與之同列而不耻

陳平甘與
膾伍之矣

追尊父呂公為宣王兄澤為悼武王

欲以王諸
呂為漸也

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

書法

始盡改秦也綱目寬刑之政
書除者十並詳惠帝四年

○二月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夏四月立張偃為

魯王

張放子也

封山朝武為列侯立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

集覽

山朝

武三侯名皆他人子

皆太后所名孝惠子也

書法

元封立異姓書姓同姓書于若弟恒也此其曰也

立呂台為呂王

考異

按凡例親戚貴重者書其屬據此當書立兄子台為呂王

太后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大臣乃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國立台為王

秋桃李華

二年冬十一月呂王台卒○春正月地震武都山崩

質實

武都

郡名注見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夏五月太后封齊王弟章為朱虛侯

入宿衛

考異太后當作呂氏後凡書太后並同提要第作子據漢書當從提要

集覽

朱虛縣名

屬琅邪括地志云故城在青州臨朐東六十里

質實

琅邪郡東海屬北海國隋省

入部城縣故城在青州府臨朐縣境

書法

宿衛不書此何以書特筆也朱虛所以成功以典宿衛耳齊制其外章處其內以誅諸呂不難

也是故封國未有書其弟者此書齊王弟通鑑書齊悼惠王子前呂王不書太后立此書太后封綱目書

○六月晦日食○秋七月恒山王不疑卒

考異

提要無秋七月三字

質實

恒山郡名注見

靈帝中平二年

○行八銖錢

書法

年書錢幣始此自是終西漢之世錢貨凡七變是

帝建元元年行八銖已未年行五分文帝五年造四銖武

五年鑄五銖莽四變居攝二年更造已巳年禁金刀

庚午年更作甲戌年改錢法東漢五銖不變曹魏三

變皆五銖昭烈帝章武元年復十月罷後主建興五

年復行吳再變後主建興十四年鑄大錢延熙元年

鑄當千大錢晉不書宋七變庚午年鑄四銖丁亥年

鑄大錢戊子年罷甲午年鑄孝建四銖乙巳年鑄二

銖十一月罷丙午年專用古錢齊議鑄不果梁再變

癸卯年鑄鐵錢丁丑年鑄四柱錢陳平變壬午年鑄

五銖已亥年用大貨六銖元魏三變齊乙亥年行大

和五銖梁丁酉年新舊通行梁已酉年鑄永安五銖

周三變辛巳年更鑄甲午年鑄五行大布錢已亥年

鑄永通萬國錢隋五銖不變唐七變辛巳年唐行開

元通寶高宗乾封元年行乾封泉寶二年罷肅宗乾

元元年鑄大錢二年更鑄上元元年敕小錢一當三

十寶應元年皆當一五代楚乙酉年晉戊戌年已亥

年周乙卯年唐已未年皆有鑄自漢以來其間

○太后立山為恒山王更名義

三夏江漢水溢

集覽

江漢三水名詳

質實

朱子曰江漢發

則在荆揚之間也今按江水注見周赧王四

書法

書水溢始此終綱日書雜水溢十有二是年再

太宗貞觀十一年高宗永淳元年中宗神龍元年玄

○秋星晝見

書法

記異也書星晝見始此終綱日非日食而星晝

見者四巳未年晉惠帝永康元年五代巳

○伊洛汝水溢

質實

按一統志伊洛汝三水名伊水注見

通鑑綱目卷之三

唐莊宗同光三年洛水注見光武建

四年

武三年汝水注見
晉帝奕太和四年

年四夏四月太后封女弟頽為臨光侯

書法

婦人封侯終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一而已書

外祖母博平君莽母功顯君安帝太后母新野君乳

襄城君魏元義妻胡氏女侍中陳馮僕母洗氏石龍

大夫夫人隋封洗氏譙國夫人唐揚妃姊國夫人自洗

氏外皆譏也蕭何妻稱鄰侯不書不與焉

發明 分第昨土君國子民其所以婦人為之乎呂頽

政之鑒也
○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恒山王義為帝更名弘以朝為

恒山王考證

帝當作主○謹按凡例曰凡正統之君曰帝

歲首分注高皇后之年是為無統也當是時呂后命張皇

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立四年出殺之以

無統之時立他人之子是篡賊也凡例又曰篡賊謂篡位

于統如呂后之類朱子嘗曰呂氏所自立本非孝惠子當

比借稱帝者書曰少主云

少帝寢長自知非皇太子乃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即

為交太后幽之永巷中謂群臣曰帝病久失惑昏亂不

能治天下其代之群臣頓首奉詔遂廢殺之

立義為帝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書法 魏馮胡太后弒君則書弒此其書殺何不成之

帝何太后立之也亦非正統故其帝也書立為帝其
誅也書呂后所名孝惠子終綱目書立為帝為皇帝
凡五齊君地弘劉玄盧芳石敬瑭書立為天子一
劉信皆不成之為帝也惟石敬瑭以事成得書主

巳丁

午戊

年五春南越王佗反
以曹窋為御史大夫

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南越王曰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遂自稱南越武帝攻長沙敗數縣而去

秋八月淮陽王彊卒太后立武為淮陽王

發明

呂氏擅權用私意而行封爵然呂台方立閱一載而書卒至於彊不疑之受封雖彊以孝惠子

名之亦且相繼告殞天意昭然若此而呂氏曾不之悟詳書于冊不特見呂氏亂朝之迹亦以見天道不

遠之意云

○初令成卒歲更

六年冬十月太后廢呂王嘉立台弟產為呂王○春星晝見

○匈奴寇狄道

集覽

狄道縣名屬隴西百官表縣有蠻夷曰道其地有狄種故名焉

質實

一統志云狄道漢之縣名為隴西郡治晉屬狄道郡後魏至隋縣不改唐析置臨川縣屬蘭州又別置安樂郡後廢

宋熙寧中始置狄道縣金元○行五分錢

庚申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春正月太后幽殺趙王友

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女怒去讒之太后曰王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召至邸餓死以民

禮葬之民冢

集覽

邸倉頡篇邸舍也郡國朝宿之舍在次是為幽王京師者率名曰邸邸至也言所歸至

也近世為逆旅之稱

日食書晦

太后見日食惡之曰此為我也

書法

日食晝晦大異也於是太后見而惡之曰此為我也越明年而以大喪書終綱目書日食三百

六十七晝晦者三周安王二十年報王十四年是年舍是無書者矣

二月太后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為梁王○秋七月立

大為濟川王

太后所名
孝惠子也

封營陵侯澤為琅邪王

將軍劉澤高祖從祖昆弟其妻呂類女也田生為之說
大謂者張卿曰諸呂之王也大臣未服今營陵侯澤諸

劉最長王之諸呂王益固矣張卿
言之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為王

年臨

趙王恢自殺太后立呂祿為趙王

考異

據凡例當書呂氏
立兄子祿為趙王

趙王恢以呂產女為后王有愛姬后酖殺之王發憤自
殺太后以為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使使告代王恒

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祿為趙王
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

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
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為耕田歌曰深

耕穡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
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業已

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楊氏曰余觀劉章
言耕田事及誅亡酒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使其由是

以才見忌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為尚可得乎
然則其獲免而成功亦幸而已○陳平嘗燕居深念陸

賈往直入坐而平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日生揣
我何念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不過患諸呂少主耳

平日然奈何生曰天下雖有變推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
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推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

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因為平畫呂氏
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也豫附
豫素也

九月燕王建卒太后殺其子國除○遣將軍周竈將兵擊

南越

辛酉
年冬十月太后立呂通為燕王

考異

據凡例當書呂氏
立從孫通為燕王○

夏江漢水溢○秋七月太后崩遺詔產為相國祿女為帝

后審食其為帝太傅**考異**按崩葬例曰皇太后皇后皆曰

字二

初太后掖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來掖下之云趙王

如意為崇遂病掖傷病甚乃令祿為上將軍居北軍產

兵衛宮慎毋送喪為大臣所制至是崩**集覽**掖還也後書禮

儀志三月上巳官民皆繫於東流水上曰洗濯掖除去

宿垢疾為大繫繫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繫之矣

注謂之楔也楔繫也韓詩章句曰鄭俗以上巳溱洧兩

水之上秉蘭掖除沈約宋書魏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

和已也掖音弗楔音係又上巳注見順帝永和六年

書法子綱目入漢世始書后喪惟惠后張氏始書以假

未書葬也惟宣帝葬許皇后哀帝葬傳太后以非禮

書至東漢始書葬於是既葬以審食其為帝太傅直

書遺詔大后志也

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留屯

滎陽與齊連兵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

諸呂齊王灌嬰兵皆罷**質實**一統志云灌嬰睢陽人

諸呂欲為亂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知其陰謀

告其兄齊王襄今發兵西已為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

為帝於是齊王發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

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

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

誅之齊王乃還兵西界待約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酈商

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曰高

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

大臣之議諸侯亦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

之國乃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

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

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諸呂老人

或以為不便猶豫未決九月平陽侯密見產會郎中令
賈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產且趣產急
入宮密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襄平
侯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復令寄語祿解印以兵受勃
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
然尚有南軍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
密告衛尉毋入產殿門產欲入宮為亂至殿門弗得入
徘徊往來勃尚恐不勝未敢言誅之乃謂章曰急入
宮衛帝予卒千餘人入宮門擊產殺之帝遣謁者持節
勞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
尉呂更始還報勃勃起拜賀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
女無少長皆斬之而廢魯王張偃遣章告齊王罷兵灌
嬰兵亦罷歸班固曰孝文時天下以屬寄為賣友夫賣
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推
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楊氏曰諸呂擅兵謀危
劉氏忠臣所共切齒寄乃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也
雖推呂祿乃以劫而後從功亦不足以及贖其罪矣賣友
與否非所論也胡氏曰太尉左袒之令非也有如軍士
不應或皆右袒或不參半焉則如之何故程子謂是時直
當驅之以義而已不當問其從不從也况符之於軍如

臂之於指其為劉氏與不為劉氏非惟不當問亦不必問也

書法

上書使何未有君命未有君命而受其使非譏歟

和則受其使者所以為討亂計也嬰於齊予嬰也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後九月至即位誅呂后所名孝惠子

弘等赦

諸大臣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詐名

齊王高帝長孫可立大臣皆曰呂氏幾危宗廟今齊王

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召代王代即中令張

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母往以觀其變中尉

宋昌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

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

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
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故因此天下之
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於是王遣太后弟昭往
見勃勃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昭還報王乃命昌
參乘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王
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
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而議
之後九月晦至邸丞相平等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
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為嗣願大王
即天子位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章弟東
年侯興居請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奉法
駕迎帝即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
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少帝
及諸王於邸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赦天下帝
相制言封子弟其境土交接若犬牙不正相當而相銜
入也磐石之宗索隱曰此語見太公六韜又荀子富國
篇曰國安于磐石注磐固也國之安疆如磐踞之大石
不可拔渭橋索隱曰三輔舊事云咸陽宮在渭北興樂
宮在渭南秦昭王欲通二宮之間造橫長橋跨渭水上
長三百八十步又中渭橋注見文帝三年願請問史記

集覽

漢文本紀索隱注問音問言欲向空閒處語顏師古曰
閒容也猶言中間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即公論
也愚讀記曲禮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所
也則左右屏而待鄭氏注復白也言欲須少空閒有所
白也與索隱解同除宮文帝本紀作清宮應劭曰舊典
天子行幸所至必令先按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滕公
夏侯嬰法駕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法駕公不在鹵簿
黃門今校駕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
中參乘前驅有九游雲早鳳屬關戟皮軒鸞
旗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屬車三十六乘
渭橋有三中渭橋在西安府西北二十五里本名橫橋
架渭水上秦始皇作離宮於渭南北渭水貫都以象天
漢高祖造以通櫟陽之道西渭橋在西安府東北五十里
十里故長安城西漢武帝造跨渭水以通茂陵以其對
便門故亦名便橋唐時名咸陽橋東牟漢之縣名屬東
萊郡晉宋因之北齊移治於黃縣東北七十五里屬長
廣郡隋改郡為牟州唐初州縣俱廢後析文登縣置牟
平縣又於縣置登州神龍中徙州治蓬萊縣金時劉豫
於牟平縣置寧海軍金改軍為州元直隸省郡國朝

質實

志云

初以牟平縣省入改屬登州府

書法

書呂后何據前皆稱太后后無母道也后則曷

無母道也大矣故綱目於此直書曰所名孝惠子而
后不書太所以絕之於文帝也兩漢之世書迎立者
十代王恒昌邑王賀魯孫病已中山王箕子清河王
祐北鄉侯懿濟陰王保勅海孝王子續蠡吾侯志解
濟亭侯宏

發明

自惠帝平世太子繼立雖曰呂氏取他人子養

而名之然當時用事大臣畧不能為有無甚至
大封諸子更立少帝一切拱手聽其自為綱目書之
曾無貶詞亦若真孝惠子然者所以著漢朝將相之
罪爾至是始書其實其曰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
則非孝惠之子審矣學者合而觀之原始要終足見
綱目責漢朝之意矣

太宗孝文皇帝元年冬十月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封趙幽

王子遂為趙王○以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灌嬰

為太尉論功益戶有差

陳平謝病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
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從之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
之恭常目送之即中表益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
稷臣益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
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時丞相本兵柄不能
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
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
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集覽 表益漢書
表作爰主在與在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
在時之事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潯南王若虛諸吏
辨惑曰言以身徇主與之
同存亡耳如說何其曲邪

書法

前三書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

不及章則帝之私也合而觀之貶意自見矣

發明

諸呂之誅網目首書齊王襄發兵致討繼書平

勃灌嬰而不及二人此意特以劉章嘗欲立齊王故
不錄其功而當時大臣亦無有能明之者夫以平勃
阿意曲從稔成呂氏之禍功固未可以贖罪其視二
人有功無過者大有逕庭綱目於此文無予奪若
甚白然而即前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不及賞其是
其否固自曉然於書法之斷案也

十二月除收帑相坐律令

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
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諸相坐律

集覽

已論句絕漢書音義曰論平聲議法也
同產同所生收帑注見周顯王十年

春正月立子啓為皇太子

有司請蚤建太子上帝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
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

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春秋高闕天下之義理多矣明
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而陪朕
於治國家之體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而陪朕
豈不豫哉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
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
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
矣高帝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
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
最長純厚慈仁請建**集覽**其安之其發聲之辭安之徐
以為太子乃許之**集覽**其安之其發聲之辭安之徐
輔也刑焉正義曰朕我也古人質君臣並稱
朕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始定為天子之稱

三月立竇氏為皇后

右太子母也故立之弟廣國與兄長君厚賜田宅家
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縣此兩人兩人
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
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
敢以尊
貴驕人

詔定振窮養老之令

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群生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寡
孤獨或沾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
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
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
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為令有司請八十已上月賜米肉
酒九卜已上加帛絮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二千石遣都
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集覽沾於危亡服虔曰沾音
及有罪彫已上不用此令集覽反沾之沾孟康曰音屋
擔之擔如淳曰沾近邊欲隨意案擔宇今俗作簷今歲
首句絕卷者歲之首集覽不時使人言不即於此歲首時遣
使者存問年長老人集覽丞若尉致百官表丞尉尉秦官掌佐
守典武職甲卒致送詣也言若丞若尉皆可送致所賜
物循行行之有序曰循行行去聲
續漢志郡國以春月行所主縣

楚王交卒

元諡曰

書法

綱目不皆卒諸侯楚王交卒何以書賢也何賢
平交觀其禮遇穆生斯賢矣賢之斯卒之矣

夏四月齊楚地震山崩大水潰出

書法

書大水始此終綱目書地震一百一書山崩二
十六書大水六十三是年景帝中五年武帝元

年三年元鼎二年元初元年元帝永元五年成帝元
朔二年光武建武八年元初元年三十年元明帝永平

三年八年和帝永元元年十年十四年永寧元年延光三
年再書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四年永寧元年延光三

年桓帝建寧元年熹平元年永壽元年延熹二年永康元
年靈帝建寧元年熹平元年四年中平五年六年後

主建興元年十五年戊子年己丑年丁酉年戊戌年
晉武帝太康四年惠帝元康五年八年宋乙亥年梁

癸巳年陳甲申年隋煬帝大業七年唐太宗貞觀八
年高祖永徽五年再書咸亨四年中宗嗣聖元年再

書二十年神龍元年玄宗開元十四年德宗貞元八
年憲宗元和八年十一年十二年宣宗十二年懿宗

十四年五代壬子年再書癸丑年書水出三是年新
莽乙亥年唐僖宗乾符三年地震而山崩者六是年

宣帝本始四年元帝建昭四年成帝河平三年順帝
永和三年桓帝建和三年地震而水出者二是年唐
僖宗乾符三年

○今四方母來獻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
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
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

集覽

鸞旗顏師古曰編以
羽毛列繫幢旁載於

車上謂之鸞旗車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鸞通作銜說
文人君乘車駟馬鑣八鸞銜上金雀者朱鳥也口銜鈴
應行節崔豹古今注五路銜上金雀者朱鳥也口銜鈴
謂之鸞郭璞曰鈴在執曰銜在軾口和屬車與服志古
者諸侯二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犬駕屬車八
十一乘法駕半之屬車卓蓋亦褻朱轡戈矛弩箭尚書
御史所載最後一車
縣豹尾屬相連屬也

書法

書美之也書卻貢獻始此終綱目書禁罷貢獻
十四是年光武建武十三年和帝永元十五年

戊戌年晉甲戌年齊癸未年梁唐高宗永徽二年代
宗大曆十四年再書德宗貞元二十一年憲宗元和
三年四年文宗大和三年辛亥年周莫善於罪之
認唐高宗永徽二年獻而卻者四順帝永建四年晉
孝武帝太元三年隋文帝開皇十五年唐穆宗長慶
四年莫勇於焚之之舉唐玄宗開元二年祿山獻馬
諭止之不與焉

發明

文帝繼統之初正四方觀聽惟新之日綱目前
書除收帑相坐律令則見其急於解燒之意火

書定振窮養老之令則見其切於養民之意至是繼
書令四方母來獻則又見其清靜玄默之意未及二
年帝之善政蓋已班班可見矣
興固其宜也比而觀之美自見矣

封宋昌為壯武侯

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權洽乃修代來功封宋
昌為壯武侯胡氏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使
侯者纒宋昌一人此可以為後世法矣後世有自藩王
入繼大統者汲汲施惠於其故邸之屬每加隆焉魯不

知其示不廣

集覽

脩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去年秋九月

於天下也

今年夏四月方始封

爵之是歷三時矣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

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

平曰陛下即沾背上問左丞相平曰陛下有主者上曰謂誰

然則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

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

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

職焉帝乃稱善勃大慙出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平

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

數君欲強對邪於是勃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人或說

勃曰君既誅諸呂自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又處尊

位禍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謝病免平專為丞相

駑駘凡下之馬

以自喻不肖

集覽

下駑駘

書法

漢世丞相免書爵不書姓

遣太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稱臣奉貢

初陸慮侯竈擊南越會暑濕大疫不能踰嶺趙佗因此

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乘

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家

在真定者置

守邑歲時奉祀

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

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理

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

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變類功臣之力誅之

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

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

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

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

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

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得王之治

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以為富服嶺以南王自治

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

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

通鑑綱目卷之三

漢書文皇帝紀

卷之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
為藩臣奉貢職下令國中曰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
漢皇帝賢天子今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稱蠻夷大
長老夫臣佗味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
高皇帝幸賜臣佗重以爲南越王孝惠皇帝義不忍絕
所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母與蠻
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母予牝老夫處僻馬
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
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父母墳墓已
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
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
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
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
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
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
幸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故號不敢爲
帝矣

集覽

隆慮侯竈周竈封隆慮侯隆慮河內邑音林閭正義曰
漢避殤帝諱因改曰林慮注見靈帝建寧二年

諭嶺通作踰越也嶺謂陽山嶺在桂陽郡閩越注見
惠帝三年西甌駱後顏師古曰西甌即駱駝駝亦曰

駱越寰宇記永嘉爲東甌鬱林爲西甌輿地志交趾周
爲駱越秦曰西甌則西甌駱役又在番吾之西索隱曰
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是爲甌越姚察案廣州記交趾
有駱田仰潮水上人食其田名爲駱侯諸侯自名駱
將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安陽王治封溪縣後南
越王尉佗攻破之令二使與主交趾九真二郡即甌駱
也黃屋左纛漢高本紀注蔡邕曰天子車翠羽蓋以黃
繒爲裏是爲黃屋纛以犛牛尾爲之如斗或在衡上或
在左駢馬輓上李斐曰纛羽葆幢也在乘輿車衡上左
方注之故曰左纛纛又音道服嶺顏師古曰服謂荒服
之外嶺謂五嶺之南亡一乘之使亡讀曰無乘使並去
聲謂不遣一介使車來分棄前惡彼此共棄故云分奉
貢職奉共也國語曰職貢業事之不共又曰昔武王克
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無忘職業大
長猶言酋長也麻死秦法以爲人臣上事當言味死死
罪而言後世遂遵之馬牛羊即予予牡母予牝即就也
予賜也母禁止之辭言就令予我馬牛羊亦止令予牡
而不令予牝馬牛羊齒已長猶今謙言犬馬之齒也齒
高曰長長展兩反誅論句絕論慮昆反議法也靡曼之
色列于周穆王篇簡鄭衛之處子娥媯靡曼者注娥媯

妖好者靡曼柔弱者林希逸云靡曼窈窕也楚辭招魂
篇靡顏賦理遺視聯大招篇嫵目宜笑娥眉曼注靡緻
也曼長而輕細也子虛賦靡曼
美色於後索隱曰靡細曼澤也
正誤 西甌駱役屬焉今
既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乃越之屬焉顏師古注西
於南越也漢書多有役屬字西域傳西域故皆役屬匈
奴顏師古注服屬於匈奴為其所役使也又西南夷傳
南越以蓋謂馬牛羊已老非指人也此承上文馬牛羊
謂老也蓋謂馬牛羊皆已老非指人也此承上文馬牛羊
母與乳而言馬牛羊皆已老非指人也此承上文馬牛羊
貴少壯肥脂故下文云祭祀不修也諱言盡絕故但云
已長春秋傳新序皆云
馬之齒長矣亦謂馬爾

書法

凡使稱名嘉不辱也終綱目使
稱名三十二詳漢初丙申年

發明

當呂氏專柄之五年書南越王佗反越二年遣
周竈將兵擊之至是凡五年矣帝不與兵誅討
而乃遣使告諭然佗之臣服有甚於誅討之威者以
德化人之效於是可觀今即賜佗之詔讀之其卑遜

謙抑之語温然可掬畧無一毫矜夸之意真足使人
心悅誠服佗雖欲嘔強得手稱臣奉貢書以美之夫
豈過哉

召河南守吳公為廷尉以賈誼為太中大夫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尉吳公
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一歲中超
遷至太中大夫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
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其名故稱公治平
言其政治均平

書法

自秦置守漢初因之至是四十八年始書吳公
之政終帝之世三書而已自是以後不可勝書

矣書廷尉始此終西漢書廷尉七吳公張釋之張歐
張湯杜周黃霸于定國而帝之世二人焉吳公張釋
之皆吉人也

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

亥癸

論曰

詔列侯之國

上曰古者諸侯各守其地民不勞苦今列侯居長安吏卒給輸費善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各之國

十一月以周勃為丞相○是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者

詔曰人主不德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句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罷衛將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穎陰侯騎賈山上書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而况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

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身死纒數月爾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乃直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陛下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杖而往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而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慙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上每朝即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峻阪中即將表盜騎並車擊轡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即將表盜騎並車擊轡上

曰將軍怯邪盜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王不乘危不微幸今陛下驕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從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引卻慎夫人在坐夫人怒上亦怒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不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賜金五十斤

集覽 罷衛將軍本作罷衛將軍軍人賜金五十斤

馬遺財足索隱曰遺留也財與纜同太僕掌輿馬言太僕見在之馬今當減留財足充事而已傳置索隱曰置驛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故樂彥云傳置一也言乘傳者以傳次受名乘置者以馬取匹傳丁戀反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傳置四馬中足為馳置下足為乘置一馬二馬為輕置急乘一馬曰乘一乘傳又乘傳注見高帝五年頴陰侯騎賈山騎頴陰侯之騎即也姓賈名山頴川人地理志頴川頴陰縣故城在陳州南頓縣西北十三里道諛合苟容道誘引也諛諛佞也諛與偷同亦苟且之義也謂諛諛而苟且求合取容無忠固意此是自道之使然精白以承休德顏師古曰厲精而為潔白以奉承此休美之德稱大禮稱昌孕反副稱也

軌事 軌謂法度也霸陵上句絕地理志霸陵故並陽也在雍州萬年東北二十五里秦穆公更名霸城漢文置墓陵於此因名其邑曰霸陵其城東南去陵十里並車擊轡並蒲浪反依也袁盎乘騎依並帝車擊持其轡不容馳下六飛續漢書天子五路駕六馬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故曰六飛史記本傳作六駢布席布鋪也即署長布坐席引卻盜牽引其席卻

質實 一統志云頴陰漢退人疑戚夫人事在惠帝元年

後漢省之故址在開封府陳州西北三十里霸陵城名在西安府城東二十五里本秦穆公所築漢文帝葬其地因置

書法

賢謹天戒也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繼書奉

年章帝建初五年桓帝延熹八年詔極言者一明帝永平八年書舉至孝一桓帝延熹九年詔陳過失一

成帝河平元年詔上封事一無書焉然則世主以天戒

為玩者多矣書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始此綱目書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三是年武帝建元元年唐

憲宗元和三年奉而書策一文帝十五年晉成帝咸和
方正三宣帝本始四年桓帝延熹八年晉成帝咸和
六年趙書奉賢良文學一武帝元光元年書舉賢良
二昭帝始元元年五代丁巳年周世宗書奉直言極
諫三元帝初元二年成帝
建始三年章帝建初五年

發明

人君之德雖不一然敬天聽言乃其要者自秦
禁耦語天下以言為諱故雖災異譴告亦莫之

省是以淪於滅亡而不寤至漢氏之興雖寬大如高
祖慈柔如孝惠然去秦未遠遺風猶在今孝文乃能
因日食之變詔奉賢良方正一奉而敬天聽言求賢
之意皆在其中天下之人自是改視易聽一洗舊染
後世踵為故事自我作古不亦善乎言曰
直言諫曰極諫書之於冊足為千古之美

春正月親耕籍田

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
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織
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眾淫侈之俗
日日以長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

不慶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
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
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遠方之能備擬者並奉而爭
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
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
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敲民而歸之農皆
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
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
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
集覽 親耕籍田籍與藉藉通史
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韋昭曰籍借
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粢盛且以勸率天下使務

農也曠曰景帝詔曰朕親耕籍田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粢盛且以勸率天下使務

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說籍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粢盛且以勸率天下使務

而耕之記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
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

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皆御命曰勞酒此親耕禮也推音出佳吐回二反謂進

也必屈屈弱也下大屈同靡之靡讀與糜同散也不慶
慶與蹶同音厥傾竭也國民毆讀與驅同逐也著於本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一
漢書食貨志第五

著附也農乃天下之本食其力各以力耕得食是即食已之力也粟盛噉通作盥禮甸師共盥盛注盥盛祭祀所用穀案稷也穀者稷為長是以名云在器曰盛

書法 書耕籍何重農且恤祀也書耕籍始此終綱目書耕籍十是年戊子年晉武帝甲申年宋文帝

庚子年宋孝武帝癸酉年魏主宏甲午年梁武帝唐太宗貞觀三年高宗乾封二年儀鳳二年玄宗開元

二十三年

三月立趙幽王子辟疆為河間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

牟侯興居為濟北王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

集覽 辟疆索隱曰音關疆或曰辟音璧

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先立河間城陽濟北王然後立皇子

質實 城陽縣名注見高帝四年

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 **考異** 提要無夏五月三字

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

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 **集覽** 進善之旌應劭曰旌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樞** 也堯設之五達之

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於 **樞** 下言之誹謗之木注見惠帝四年謗木

發明 直言雖奉而秦之霍禁猶有存者書除誹謗妖言法則帝之開廣言路尤可嘉矣

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未故生不遂朕今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書法 書賜半租嘉重農也書賜半租始此綱目書賜天下半租三今年十二年戊申年米賜天下三

分之一者一唐肅宗至德二年賜州郡三分之一者一隋文帝

開皇十二年河北河東

子甲

發明

上書親耕籍田此書賜民半租則帝之導

三年冬十月晦日食十一月晦又食

書法

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一歲再食者二十

合是無連月而食者矣

○丞相絳侯勃免就國

質實

絳縣名注見獻帝建安七年

詔曰前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

以灌嬰為丞相罷大尉官○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侯審

食其

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及貫高事發美人亦生繫美人弟因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惠即自殺吏奉其子詣上上悔之封以為淮南王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呂后時得無患而常怨食其以

為不彊爭之使其母恨而死也及上即位驕蹇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往見食其自袖鐵椎殺之馳

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赦弗治以此歸國益驕恣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

患上**集覽**辟陽韋昭曰信都縣西三十五里警蹕顏師古

曰天子出則稱警示戒肅也入則言蹕所以止行人清道也劉貢父曰言出入者互文爾出亦有蹕

一統志云辟陽漢之縣名屬信都國後漢省入信都縣故城在真定府冀州東南三十里

書法

食其耳書爵何不與長之專殺也兩下相殺而

發明

爵食其邪僻之人法當誅死何以書殺而不去其

臣來朝乃於輦轂之下戕害列侯罪已不容於誅矣赦而不問未幾卒以反誅此則帝仁柔之過於

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遂如

太原濟北王興居反遣大將軍柴武擊之秋七月還宮八

月興居兵敗自殺

考異

此與陳稀英布同當書討不當書擊亦傳錄之誤

集覽

泉

應劭曰甘泉宮在雍州雲陽一名林光宮在池陽西故甘泉山宮名林光秦離宮名關輔記云林光宮在池陽西故甘泉山宮名因山名去長安城西北三百里望見長安城案邢承宗西征賦注甘泉水名今案因地出甘泉水名山則山水皆通

質實

一統志云甘泉宮名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一百二十里計泉山上本秦林光宮漢武帝增廣之又名雲

陽宮內有竹宮壽宮迎風館鳩鵲觀

初誅諸呂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以趙王章以梁王與居帝聞其初欲立齊王故屈其功割齊二郡以王之與

擊胡遂發兵及帝遣柴武擊之兵敗自殺胡氏曰劉章

忠勇著於平勃之前而功亦不在平勃之下文帝以其

欲立齊王而絀之大臣又無開陳使盛德之主終負疵

書法

王書反矣不書討何病帝也帝於興居亦少負矣

以張釋之為廷尉

質實

一統志云張釋之南陽堵陽人

釋之初為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為謁者朝畢因前言事上曰甲之母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

漢間得失上說拜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園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園畜夫從旁代尉對甚悉欲以

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帝曰吏不當若是邪詔釋之拜畜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尉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

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秦以任刀筆之吏爭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

於土崩今陛下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邊至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邊至

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如景響卒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就車召使參乘徐行問秦之敝拜

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謝教兒子不謹后追止之効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后

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謂群臣曰以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從至霸陵上謂群臣曰善釋之曰使其中

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

人從何成馬帝稱善是歲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
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
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
已下廷尉廷尉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傾上良久曰廷尉當是
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傾上良久曰廷尉當是
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
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而族之有免冠頓首謝
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器而族之有免冠頓首謝
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免冠頓首謝
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知其法乎帝乃白太
后許之揚氏曰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
上使人誅之則已則是開人主矣天子必付之有司以
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
法論之安得越集覽下其志甚高論索隱曰欲令且甲
法而擅誅乎集覽下其志甚高論索隱曰欲令且甲
事說母說古遠也謁者僕射百官志謁者僕射一人為
謁者臺率天子出奉引古重習武有主射以督錄之故
曰僕射從行為句從去聲隨從主上行也登虎園正義
曰園求遠反養獸閑也在上林苑中園之上

曰登虎園畜夫畜夫掌聽訟於虎園者百官表有鄉畜
夫此其類也喋喋利口喋喋多言貌也利口多言少實
也欲以觀觀官喚反示也欲以其口對之能顯示於人
使人觀之刀筆古者書用簡牘筆誤則以刀削去之故
吏皆以刀筆隨徒文具索隱曰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
也公車令百官志公車司馬令一人掌宮南闕門凡吏
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諸公車者不下司馬門如淳曰
宮衛今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輅傳者皆下不
令罰金四兩北山石顏師古曰美石出京兆北山今宜
州石是索隱曰北山青石肌理細密可為埤柳秦本紀
云分作阿房作驪山發北山石擲是也故帝欲北山石
為擲取其精牢用紵絮斬陳漆其間史記張釋之傳注
徐廣曰紵一作錯漢書音義曰斬絮以漆著其間也索
隱曰紵紵呂反斬側畧反案斬陳絮以漆著其間也韻
會紵字下注云紵絮裝衣也劉向傳紵絮斬陳顏師古
注紵絮者可以紵衣之絮雖銅南山張晏曰銅鑄塞也
時帝北向其高厚之意張晏殊失其旨也括地志云南山
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晏殊失其旨也括地志云南山
即終南山一名太乙一名橘山一名周南一名地肺在
長安城南八十里四皓以漢高慢士遂隱此中渭橋渭

橋注見高皇后八年索隱曰今渭橋有三所其一在長
 安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在城東北高陵路曰東
 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北三里今車駕之行出在橋中
 路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云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
 兩也又警蹕注見三年廷尉天下之平其不平曰平
 宣帝置廷尉平漢書注平音病壹傾為句傾則不平也
 得為句吏捕而獲之共承共與恭通萬分一為句絕謂其
 罪甚輕取長陵一杯土高帝墓曰長陵在渭水北去長
 安城三十五里張晏曰不忍斥言毀撤山陵故
 以取土為警顏師古曰杯步侯反手掬之也
 萬分一今按此言假如萬分中一分有取長陵土
 者不敢質言故為儻或之辭猶言萬一有此事
 一統志云北山在西安府耀州城東五里其山出青石
 唐天寶中取為磬因更名玉磬山南山在西安府城南
 五十里即終南山也東西連亘藍田咸寧長安藍屋四
 縣之境產玉石金銀銅鐵及合離草丹青樹禹貢所謂
 終南即此長陵注
 見高帝十二年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嬰卒以張蒼為丞相質實

張蒼陽武人

蒼好書博聞
 允遠律歷
 集覽律歷律十二管所以候十二月歷
 算數也所以紀歲月日時分數

書法漢丞相卒不書姓自嬰始兩漢諸臣卒書官不
 書姓者恒稱也書官爵書姓者美稱也不書官
 者貶也兩漢諸臣書官爵書姓者三
 十七不書官者四並詳惠帝二年

召河東守李布至罷歸郡

上召河東守李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使酒難近
 者至留邸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
 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之奢而召臣以
 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之奢而召臣以
 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者有以關陛下之
 淺深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服肱郡故特召君爾
 集覽使酒難近索隱曰因酒縱性曰使酒即酌
 酒也難近者謂不可與之相親近至為句

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

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年少初學專
 欲擅權紛亂諸事上於是疏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

太質實

長沙國名注見
獻帝興平元年

下絳侯周勃廷尉獄既而赦之

周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治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薄太后亦謂帝曰絳侯始誅諸呂帝亦見勃獄辭乃使使持節赦之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集覽 逮治漢書音義曰者則追捕之故謂之逮置辭置措也辭謂對獄之語書牘背李奇曰牘者吏所執簿也索隱曰案蜀志秦宓以簿擊頰必亦簡牘之類今吏於牘版背後書辭示之令依此說勝之尚之勝之周勃太子名也娶公主曰尚言帝王之女當尊尚之不敢斥言娶絳侯皇帝璽居北軍

緊也璽即皇帝傳國璽北軍宿衛宮門內於周垣下為區廬勃持一節入北軍而遂將之誅諸呂廢少帝手縮璽時帝未即位勃於此時不反今更有異乎

書法

既而赦之何美改過也綱目書既而赦之二上書下絳侯周勃獄則赦無罪美辭也上書張昌

宗下獄則赦有罪譏辭也美惡不嫌同辭書既而釋之三詳成帝元延元年

作顧成廟質實

一統志云顧成廟在西安府城東三十五里霸陵縣

五年春二月地震

寅丙

胡氏曰文帝之時有此大異何也曰天地之變非一端也盡以為為人事致之則牽合附會泥而不通盡以為為數適然則古人修德正事反災為祥者亦不少矣要之為天下主父天母地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當祗栗恐懼思所以平格不當指為情性所發而遂已也文帝之時雖有此異然帝方躬修德化節用愛人此其所以雖有此異而無其應與

集覽 思所以平格平消弭也格變革也父庶可消其怒氣變為喜色

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

通鑑綱目卷之三

漢書文帝五年

卷之三

初秦用半兩錢高祖鑄四銖錢除盜鑄錢於是物價騰踊
朱石萬錢至是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賈誼諫曰法
使天下公得鑄錢敢雜以鉛鉄者其罪黜然鑄錢非散
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散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
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
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黜罪日報其勢不止夫縣法
以誘民使入陷阱孰多於此又民用錢郡縣不同吏急
而壹之乎則為大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可乎則市
肆異用錢日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為姦邪愿民陷而
而采銅者日蕃姦錢日多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
之刑戮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則錢必重重則
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
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以
為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以
也令民為之是與入主共操柄不可長也皆不聽時太
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山使鑄
錢吳王濞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煮
海水為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以是吳鄧錢布天下
集覽 四銖錢即五分錢民間名曰榆莢錢言如榆莢之薄

絕贏餘利隱屏言皆隱身屏跡而鑄錢吏急而壹之謂
郡縣各執一法難使之歸壹錢文法也苟非其術術
道也謂立法設或非其道也食貨志曰錢輕則以術斂
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矣怵而為姦邪怵本作誅
音恤誘也謂善良之人亦誘於利而為姦邪陷而之刑
戮謂謹愿之民亦陷入於利卒被刑戮姦數不勝姦生
頻數故不能以勝之不如收之謂曷若收銅於官而官
自鑄嚴道縣屬雅州括地志云今雅州榮經縣本秦嚴
道縣也屬成都府有蠻夷曰道故名焉縣北三里有銅山
即鄧通得賜鑄錢之所豫章銅山韋昭曰豫章今故章
也括地志云秦置鄣郡今湖州長興縣西南八十里故
章城是今宣州及潤州句容縣有銅山舊屬章亡命顏
師古曰命名也謂脫名籍而逃亡也仲馮曰顏解大迂
直謂避禍自逃其命爾以故無賦如淳曰鑄錢煮鹽收
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正義曰謂吳國之民
鑄錢煮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其民無徭賦
一統志云嚴道銅山嚴道秦之縣名屬蜀郡漢因之晉
屬漢嘉郡西魏於此置蒙山郡及雅州隋初郡廢州存
大業初改州為臨邛郡治嚴道縣唐初復為雅州天寶
初改廬山郡乾元初復為雅州屬劔南道五代時孟知

詳置永平軍宋復為雅州仍治嚴道屬成都路元至元
 中改屬嘉定路尋割屬吐蕃宣慰司本朝省嚴道縣
 入州隸四川道銅山在雅州榮經縣東北二十里即漢
 文帝賜鄧通鑄錢處故鄠銅山故鄠秦之縣名屬鄠郡
 漢屬丹陽郡王莽改為侯望縣東漢復為故鄠縣晉屬
 吳興郡後省之故城在湖州府長興縣西南一百二十
 里銅山在湖州府城西南九十五里一名銅峴山括地
 志漢吳王濞采鄠山之銅即此山之西屬安吉縣其南
 屬武康縣前
 溪發源于此

徙代王武為淮陽王

質實

淮陽國名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陳州

卯丁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

質實

淮南國名注見後主建興二年廣陵國

淮南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
 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關內侯數上書
 不遜順帝重自切責之乃令薄昭與書引管蔡興居以
 為警戒王不說謀反事覺召至長安丞相御史宗正廷

尉奏長罪當棄市赦徙處蜀載以輜車縣次傳之素
 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傳相以故至此今暴推
 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
 吾特苦之爾今復之王果憤恚不食死雍令發封以死
 聞上哭甚悲速考諸縣傳送不發封餽侍者皆
 棄市謚曰厲王以列侯葬雍置守冢三十戶
 侯後百官志關內侯注列侯出關就國侯但爵身其有
 家累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管蔡興居管叔鮮蔡
 叔度皆周成上叔父也作亂周公奉王命誅之興居齊
 悼惠王子東牟侯也文帝二年封濟北王謀反自殺縣
 次傳之令各縣案次第傳述至蜀卒逢霧露病死卒讀
 曰猝暴也言滅封於輜車之內如霧露之遮蔽不親天
 日之光明因而暴死也靈帝時謝弼上封事曰皇太后
 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
 扶風郡雍縣令注見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匈奴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復請和親

考異

冒頓上二字

初冒頓遺漢書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
 邊吏侵侮右賢王王與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

故罰使西擊月氏以天之福盡夷滅隆下之及其旁二
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
願休兵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帝報書曰單于
欲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
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
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
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至是冒頓死子老
上單于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中
行說傳翁主說不欲行疆使之說至降單于甚親幸說
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降單于以衣食異
無仰於漢也今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
歸於漢矣其得絮繒以馳草棘中皆裂敝以示不如旃
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漁酪之便美
也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去其人畜遺漢書牘及印封
皆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
集覽 老上單于號也名
音鷄育中行說中行復姓說名也行胡剛反說讀曰悅
說至降為句本作說既至因降匈奴漢物不過什二韋
昭曰言漢物費十分之二入匈奴則匈奴皆動心歸漢
矣漁酪漁觀勇反又音凍乳汁也孰而和之曰酪穆天

子傳牛馬之煙巨蒐氏
所具注西戎有巨蒐國
正誤 說至降單于今按
五字當為一句

書法 冒頓不書單于削之也自秦始皇帝三十二年
始書匈奴至是單于始見綱目自後單于死立

必書匈奴益疆大也書曰請和親與書與和親又異
矣書請和親始此終綱目書請和親四今年武帝元

狩四年和帝永元十六年唐僖宗乾符五年請昏一
唐高祖武德八年求和親三光武建武二十二年二

十七年唐德宗貞元三年求昏二晉安帝義熙七年
五代乙酉年乞和親一光武建武二十八年與和親

六年魏結和親一及高帝九年宋甲
戊年魏結和親一及高帝九年宋甲

發明 周衰吳楚僭號稱王春秋以夷狄待之於其卒
則不書其葬者避其號也綱目凡四夷君長皆

從其國俗之號至其死則書死者貴華賤夷之分不
使得從中國公侯之例也此義行首上足下之分定

矣內夏外夷之法
明矣其旨嚴矣

以賈誼為梁王太傅

賈誼為梁王太傅

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備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夫抱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臣竊跡前事大抵疆者先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爾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道醢則莫若令少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其子孫以次受之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治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足也今匈奴慢侮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慢侮天子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微令主上共貢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伸可為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直皂紵而富民墻屋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而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也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長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邪不可得也為長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耜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爾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耻日甚月異而歲不同矣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問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惟以是適然爾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五

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
憂竊為陛下惜之莞子曰禮義庶耻是謂四維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是豈可不為寒心哉豈如今定經制令君
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壹定世世
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
維揖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大息者此也夏
殷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
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而長而秦無道而亡之暴也古之
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
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
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
惡行選天下之端士有道術者使與居處故太子不使見
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
正人居之不能母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
不正人居之不能母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習與智長故切而不
媿化與心成故此具也秦使趙高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
輔翼太子有此故也秦使趙高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
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習
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而明目射

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
故也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
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太子正而未濫而先諭教則化
易成也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凡人
智禁於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
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
政聖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
地豈故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
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臯而不自知也蓋世主欲
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德洽而民氣樂之德教或
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洽而民氣樂之德教或
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夫人之置
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子
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教十世子
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
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
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
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

地故陸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陸無級廉近地則堂卑
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
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
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諺
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
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
死而亡戮辱是以黜削之辜不及大夫禮不敢齒君之
路馬楚其芻者有罰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今自王
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者也古之所謂
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黜削髡刑棄市之法然則
堂不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
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
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
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直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
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
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
縛束之擊縶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罵而榜笞
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冒知尊貴者之一
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者曰

惟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
有臯矣猶未斥然正以乎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其
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則白冠鞶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
請臯爾不執縛繫引而行也其有中臯者聞命而自弛
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其有大臯者北面再拜跪而自
裁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其有大臯者北面再拜跪而自
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憲嬰以廉耻故人矜節
行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
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屬廉耻行禮
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義行禮
曰可為長息者此也上深納其言養臣

集覽

皆非事

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亂之體者七制解云皆非事勢實然之理能知如是而
治如是而亂之形體者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願師
古注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樊鄴絳灌樊噲酈食其
絳侯周勃灌嬰信越韓信彭越徹侯注見秦始皇三十
七年通侯長沙王謂吳芮也初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
沙王忠其定著令道醢反者被誅為道醢鄭玄曰切之
四寸為道堊肉為醢戰國策不避道醢之誅高誘注言
劉訢之如此爾輻輳輻輳也凡輪有三十輻共輳於

一穀以喻四方皆來分地注見漢王劉邦二年大瘡瘡
上勇反足腫病共貢其讀曰供奉也
商君公孫鞅也注見周顯王十年出分扶問反出贅謂
之贅婿言不當出妻家猶人身之有疣贅慮有德色慮
疑也謂疑其容色自矜為恩德評語評音碎責讓也與
公併侶併部迥反顏師古曰與公對敵而相拒也反脅
而相稽反音翻反脣調口也相稽相與計校也筐篋所
以盛文書莞子莞與管同管仲所著書名管子亡維輯
亡失也維所以繫舟揖所以進舟乃生乃始也齊爾齊
讀曰齊戒潔也見之南郊以太子見于天也艾草管文
讀曰刈菅音姦似茅而滑澤陸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
書顧命夾兩階凡注堂廉曰祀廉稜也漢書顏師古注
廉側隅也孫奕示兒編曰竊詳顏注廉側隅也以廉近
地對廉遠地而言之則廉隅無所謂上矣當讀陸九
級上為句近歲太學出上廉遠地則堂峻林鉞漢雋亦曰簾
加討論欽蘇文曰與廉遠則堂陸峻林鉞漢雋亦曰簾
遠地則堂高而並不言上廉黜削之罪不及大夫黜文
面削削鼻也記曲禮刑不上大夫注不與賢者犯法其
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與音預大戴禮冉有問
於孔子曰先王制法刑不上於大夫然則大夫犯罪不

可以加刑乎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使
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
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則曰簠簋不飾有坐淫亂男
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惟薄不脩有坐
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
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
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
所以魏耻之也又見家語五刑篇禮不敢齒君之路馬
禮周禮也齒問年也路馬天子所乘法車也天子五路駕
六馬記曲禮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鄭玄注
云皆廣敬也伯父伯舅記曲禮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
姓謂之伯舅髮則禮天子刮反不音月斷足之
刑泰迫謂逼迫天子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當即
即反處斷罪人也賈誼本傳注閭樂殺二世於望夷宮
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仲馮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
定其罪繫縲縲與綫通謂以長繩連繫之輸之司寇索
隱曰司寇二歲刑輸作司寇因名馬或作輸之司寇百
官表宗正屬官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
徒官編之徒官徒謂以罪輸贖而役作者編謂列次名
籍也簠簋不飾簠簋皆禮器簠外方內圓以盛稻梁簋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一 漢書卷之九十一 禮記卷之九十一

外圓內方以盛黍稷並有蓋形象龜飾整齊也惟薄不脩惟慢也薄一作箔簾也風俗通曰卿大夫惟士以廉所以自障蔽脩理也大謹大白冠冕纓喪服用冕為纓與呵通薛宣傳謹呵及細微白冠冕纓喪服用冕為纓以飾冠也冕是冕牛之尾冕牛出西南微外盤水加劍顏師古曰凡殺牲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造請室而請臯應邵曰請室請臯之室也史記作清室頸盤而加盤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史記作清室頸盤而加盤古戾字綠色綬也言不使人以綬加於頸子大夫公羊傳宣六年子大夫也注古者士大夫通稱也自憲憲許言何不好為志氣也顧彼之法而行顏師古曰顧猶反也

誤頸盤而加今按漢曰顏師古注盤古矣字慮結切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與挨字通

七年夏四月赦 ○六月未央宮東闕采魚災 **集覽** 未央宮

也劉熙釋名曰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天子號令賞罰所由出也未央宮殿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皆在此闕焉東闕非正也顏師古曰采魚謂連闕曲閣也一日屏

也釋名曰采魚在門外采復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蘇鶚演義曰顏注并釋名皆誤案采魚絲也謂織之變出殿北門裂斷采魚而去之温庭筠補陳武帝書

采魚書卷間闔晨開皆非曲閣屏障之意相如子虛賦采魚彌山此亦謂羅為網即采魚為網不謬矣楚辭招魂篇

網戶朱綴刻方連文公註云網戶者以木為門扉而刻為方目使如羅網狀即所謂采魚而程泰之以為即今之亮

隔此說見也天火曰災又未央官注見高帝七年

書法 書災始此終綱目書災十六是年景帝三年中

帝元初四年順帝陽嘉元年靈帝中平二年後主十

一年十二詳昭帝元鳳四年

火十二年唐玄宗天寶九年書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為列侯

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

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封王子安等四人為列侯

巳巳

辰戊

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以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淮南雖小黠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爾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使予之衆積之財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上弗聽

長星出東方

書法

書長星始此終綱目書長星六是年景帝三年武帝元狩四年晉孝武帝大元二十年恭帝元

熙三年梁武帝庚戌年

發明

是時君德方明政事無闕書長星出東方其殆吳楚七國之應歟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司馬公曰李

庚午 辛未

德一第而殺之何以慰母氏之心矣於義則未安也太后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之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豈害其為公器哉蓋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則不得為義矣使薄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為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也或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謂能權蓋先王之制也八議設而後重輕得其宜義豈有屈乎法主於義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也者**集覽**八議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一曰議親之辟也**集覽**八議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一曰議親之辟也五曰議勤之辟六曰議貴之辟**質實**一統志云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書法

坐殺漢使也書曰有罪自

發明

薄昭之先儒論者多矣今綱目不書殺將軍

而可道其罪哉禮不人臣爾安有人臣殺天子之使者

矣當

十一年考證

當補書絳侯周勃卒惟宰相悉書賢者曰謹按凡

其爵姓名卒而註其謚絳侯從高帝起沛定天下屢有功

高帝遺詔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卒誅諸呂

立代王為帝基漢室四百年之業皆如言漢稱平勃文帝

初並相而勃位居平上二年既書陳平卒勃之卒豈可無

書史記漢書皆著孝文十一年薨司馬公通鑑夏梁王楫

不載先儒亦以為失今故推本義例以補之

卒徙淮陽王武為梁王

考異

提要夏

梁懷王薨無子賈誼上疏曰陛下不定制如今之執不

過一傳再傳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唯淮陽

代二國爾代北邊匈奴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北大

諸侯屢如黑子之著面不足以有所禁禦臣願舉淮南

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東郡以益梁梁起於新

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

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

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

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

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

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既難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於是徙

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

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

詩崧高篇四國維蕃箋云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為之

蕃屏如黑子之著面喻淮陽陘小也吳楚俗謂黑子為

集覽

扞

應劭曰案秦代魏取鄭丘漢興為新鄭章帝改名宋新

都屬南陽捷之江捷音塞接也高枕楚辭九辯曰堯舜

皆有所舉任考故高枕而自適注枕去聲

質實

云新鄭

漢之縣名屬汝南郡後廢之故城在鳳陽府潁州治八里

匈奴寇狄道

時匈奴數為邊患太子家令龜錯言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鉞劍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不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百不當一兵不完利甲不堅密弩不及遠射不能中中不能入五不當一故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單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傾仄且馳且射風雨罷勞飢渴不用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鉞及遠下馬地為小以疆為弱在俛仰之間爾跌而不振則悔無及也

發明

人君之德莫大於明則其臣不能欺玄宗欲相姚崇而張說疾之既彈以趙彥昭而明皇不納亦可已矣又使姜皎曲為之說非明皇灼見其姦寧不墮其計中失如是則群臣何所容其欺乎書以姚元之同三品文無羨詞而美固在其中矣

十一月群臣請加尊號

書法

尊號前乎未有也自高宗武后始玄宗始清帝室治象一新而臣下猶踵前弊綱目書群臣請

命書侍郎王珣行邊

中書侍郎王珣為上所親厚群臣莫及或言於上曰珣權譎縱橫之才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

浸疎之使按**集覽**縱橫縱亦作從注見周安王十五年行北邊諸軍

孟反

十二月改官名

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微省門下為黃門省侍中為監
雍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

管實 州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洛

以姚崇為紫微令張說為相州刺史

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崇既為相張說懼乃潛詣岐
王申欵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

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
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遂

左遷說為**集覽**岐王**管實**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

郡左遷注見漢
宣帝元康二年

劉幽求罷以盧懷慎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二

十連一邑皆擇其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為之長
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服習以成勿令遷

徙相見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和則足以相救晝戰
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懼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

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而後生雖有材力不得從之民非壯有
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從之民非壯有

也陛下絕旬奴不與和親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大治
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大治

去後未**集覽**不著於地隨畜牧移徙不著土地而無常
易服也居離南晦離去也音力智反韻會漸相遠

離**要害**顏師古曰在我為要在彼為害故曰**要害**調立
調去聲筭度也為之筭度而創立城邑廩食廩讀曰廩

古者給人給食取諸倉廩故稱廩給稟食能自給而止
稍人能自給贍乃止也謂不常予縣官張晏曰不敢指

斥天子故稱縣官索隱曰謂國家為縣官者夏家王畿
內縣即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賢材有護擇有

保護邊縣之能者壹大治則終身創創初亮反懲也顏
師古曰若一次大舉兵治之則可為終身懲戒保無邊

患也折膠顏師古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
以此為候而出軍使得氣去使其得勝逞志氣而去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與卒塞之

集覽

縣名注見周 **質實** 一統志云金隄自開封府滎陽縣東至

通謂之金隄漢孝文帝時

書法

元光三年始此終綱目書河決十有六十年武帝

三年新莽辛未年唐玄宗開元十年五代晉戊戌年
已亥年辛丑年甲辰年丙午年戊申年庚戌年壬子
年巳未年書塞八是年武帝元封二年成帝河平元
年三年五代甲申年甲辰年壬子年巳未年

○春三月除關無用傳

集覽

除關無用傳禮地官司凡

注關界上門也傳如今移過所文書音張恋反漢初置諸
關以備非常顏師古曰傳信也古者用祭刻木為合符或
用繒帛張宴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
之乃得過謂之傳今除去關出入無禁不用傳也

○詔民入粟邊得拜爵免罪賜農民今年半租

鼂錯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
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今海內為一無有水旱
之災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
土未盡懇山澤之利未盡出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
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
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銀
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
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
此令臣輕微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
得輕資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
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
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
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耕不過百畝收不過百石春耕夏
耘秋獲冬藏代薪樵治官府給繇役四時之間亡日休
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
如此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朝令夕改有者半賈而
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
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
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男不耕女不蠶織衣必

文采食必粟肉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乘堅策肥履絲曳
編此商人所以兼弁而農民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
莫若使官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今募天下
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則富人爵農民有錢粟有
利者而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
而無粟弗能守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
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使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
不過三歲塞下之粟郡縣多矣帝從之錯復言邊食足以
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
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勸農而野不加辟歲一不
登民有飢色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
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馬其賜農民今年租稅
之半

集覽

中人弗勝中人處強弱之間者勝音升舉也弗
勝謂不堪舉倍稱之息顏師古曰稱昌孕反舉

也今俗所謂舉錢如淳曰取一償二為倍稱奇贏殘餘
物也奇音霸梁肉賈逵曰梁米之精者詩詒梁似粟而
大有黃青白三種黃梁出蜀漢香美逾於諸梁號竹根
黃乘堅乘駕也堅謂好車策肥策驅也肥謂肥馬粟有

所滌察食貨志注滌私列反散也道民之路
此道非道德之道繫去声讀與導同啓迪也

書法

秦政之初書令民納粟拜爵矣未免罪也於是
始有贖罰焉自是武帝書詔民得贖罪元朔六

年書令株送徒入財元鼎三年令死罪入贖天漢四
年明帝書詔聽有罪亡命者贖未平八年梁武帝書
立贖刑條壬午年復贖刑
法乙丑年不可勝書矣

十三年春二月詔具親耕桑禮儀

詔曰朕親耕以供粢盛皇后

集覽

親耕以供粢盛注見
二年親桑以供祭服

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
漢儀春桑生皇后親桑於苑中養蠶于薄穀梁傳相十
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
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
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

書法

書重
本也

夏除秘祝

戊甲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三
漢書卷八十三
八十五

初秦時祝官有秘祝即有災祥輒移過於下至是詔曰禍自怨起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禍於下朕甚不取其除之

集覽

祝官有秘祝祝官猶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祗秘祝祭主

五月除肉刑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天子憐悲其意詔曰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欲改行而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軀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具為令丞相御史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為城旦春當黥者為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為城旦春者各有歲數以免制曰可上既躬修玄默而得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戒

論議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訖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

集覽

緹縈少女名索隱曰緹音啼鄒

氏音體絜身不息息生也宣帝本紀詔曰刑者不可息注言既劓刑臠割而欲其復生長不可得矣除肉刑肉

刑者墨劓臠官大辟除者有以易之也鄭氏云臠陶改臠為劓呂刑有刑周改為刑文帝本紀詔曰今法有肉

刑三注李奇曰高帝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左右趾合一凡三也索隱曰斷趾黥劓

之屬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官不易張斐曰以淫亂人族類故不易之也具為令具備也著為律令鉗

為城旦春鉗以鉄束頸也春持杵臨曰也如淳曰城旦者律說論决為髡鉗輸邊晝旦防寇虜夜暮築長城春

者婦人不預外徭但春作米皆四歲刑或曰城旦起行治城也左止止與趾字通下右止同受賕枉法以財

枉法相謝也巳論論平聲議法也記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注論音倫禁罔疏闊罔與網通疏與疎通言禁

防如網之疎闊也老子任為篇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刑錯之風應劭曰錯置也古者民不犯法刑錯而不用今

通鑑綱目卷之三

雖未及於古亦庶

質實

一統志云羅縈臨淄人漢淳于

幾有古之遺風
長安上書願沒身為官婢以贖父刑文帝憐之為免意

罪因除肉刑太倉令夏嬰

書法

除肉刑何予之不忍人之刑古法也自帝始廢古法

疑於廢古矣綱目恤刑之政書

六月除田之租稅

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

集覽

本末

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其餘除之

書法

除者何承除也再賜天下半年租仁矣於是遂永

一而已矣綱目書免天下今年田租者四昭帝始元

年四

亥乙

十四年冬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

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虜人畜甚

多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詔發車千乘騎

卒十萬上親勒兵欲自征匈奴群臣諫不聽皇太后

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欒布為將軍擊逐出塞而還

覽 朝那縣名屬河西安定郡朝直遙反又如字那如何

北關志也在上郡北正義曰古隴山關在平涼縣界

括地志云今靈武即古蕭關北地都尉印北地注見表

帝建平元年都尉佐郡守典武職甲卒願師古曰印五

乃止文帝本紀作固要帝帝乃止注
要劫也如淳曰固要必不得自征也
也劫持之義說文以力止其去
曰劫從力非劫奪之劫後倣此
那縣屬安定郡後魏割入臨涇後周復置唐省之故城
在平涼府城東南蕭關在平涼府鎮原縣西北一百四

書法 特筆也與書至初連而還武帝元狩四年登燕然山刻石勒

功而還者和帝永元元年大有逕庭矣

發明 十一年書匈奴寇狄道募民徙塞下是年又書

太原者如出一轍夫侵邊犯境乃犬羊之常爾驅而

出之盡境即止此盛德事也窮兵黷武犁庭掃穴果

赦作徒魏尚復為雲中守

上輦過即署問即署長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趙人上

曰吾居代時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

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對

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

得頗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弗能用

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

轂曰聞以內者寡人制之聞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

賞皆決於外歸以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為趙將軍市

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

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

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及匈奴

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夫士

卒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

集覽

上輦過即署輦輓車也

顏師古曰駕人以行曰

輦即官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署長文帝二年幸上林郎署長

過郎署時馮唐為郎中署長文帝二年幸上林郎署長

布席蘇林曰即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居代時文帝初

封代王故云每飯飯上擊餐食也馮唐傳作每飯食

鞞搏拊也鞞部禮反股之外也拊之者有所激然爾推

鞞言舉薦人如推車鞞之轉運也史記荆燕世家呂氏

推鞞高帝就天下索隱曰諸呂奉推高祖取天下若人

推鞞欲前進塗然也推昌誰反聞以內聞義與闡同馮

通鑑綱目卷之三

漢書文選卷之四

通鑑綱目卷之三

漢書文選卷之四

通鑑綱目卷之三

漢書文選卷之四

通鑑綱目卷之三

漢書文選卷之四

唐傳作闌韋昭曰闌門中際俗言門限也以内謂郭門

內地也闌魚列反軍市租索隱曰案軍市謂軍人貨易之

行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也或曰官所別廩給也尺

籍伍符漢軍法曰吏卒斬捕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伍符

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索隱曰尺籍者書其斬捕之功

於一尺之版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也上

功幕府上功謂尺籍所上斬首捕虜之數也幕府注見

秦王政三年一言不相應索隱曰應一陵反謂斬捕之

數不同也文吏以法繩之繩索也所以彈畫而取直者

言文法之吏正治其事亦猶繩也坐上功首虜差六級

奉法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因謂一首為一級合魏

尚差上首虜六級而坐以罪

正誤跪而推轂今按推吐雷切言天子

親為推其車轂也與推轂薦賢之

義不質實人一魏尚與平人馮唐趙

同

書法之辭作徒何美改過也復以為之例有四有改過

魏尚雲中守是年張敞冀州刺史宣帝甘露元年王

尊徐州刺史成帝河平二年翟方進丞相永始六年王

張奐護匈奴中郎將桓帝延熹元年元匡平州刺史

梁巳亥年廣陽王琛化道大都督丙午年王琳湘州

刺史癸酉年李光弼太尉統八道行營唐肅宗上元

二年韓愈吏部侍郎穆宗長慶三年皆改過之辭也

符重鎮北將軍晉孝武太元五年何尚之尚書令宋

癸巳年蕭寶寅西道大都督梁丁未年宇文融勸農

使唐玄宗開元十二年張格同平章事五代甲申年

嚴旭蓬州刺史丙戌年馮暉朔方節度丙午年馮延

巳同平章事癸丑年皆貳過之辭也殷仲堪督荆益

軍晉安帝隆安二年時溥感化節度唐昭宗景福元

年王建西川節度乾寧四年崔胤同平章事天復三

年石敬瑭河東節度使五代甲午年皆不能令之辭

也朱博御史大夫哀帝建平二年高幹并州刺史順

帝建安九年歐陽頔衡州刺史梁丁丑年來瑣山南

東道節度唐肅宗寶應元年李從暉鳳翔節度使五

代甲午年孫方簡義武節度戊申年皆因仍之辭也

春增諸祀壇場珪幣

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

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

官祝蠶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
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其國中之一山川曰望謂不必至其處但遙望其方而祭
之左傳僖三十一年望郊之細也注郊大禮也望祀禮
德曰先賢後親也祠官祝蠶祠官攝行祀事者蠶音禧
也福

子丙

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

質實

一統志云成紀古地名即伏
義所生之處漢置成紀縣屬

天水郡晉以後皆因之
秦州故城在鞏昌府秦州境

初張蒼以為漢得水德魯人公孫臣以為當土德其應黃
龍見蒼以為非是罷之至是帝召臣以為博士與諸生申

明土德草改歷服

集覽

成紀地理志天水郡有成紀縣
今秦州縣也草改歷服色事草

改者草初改易此三事也歷謂筭數所以紀歲月時
之分數服謂如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夏后氏燕衣而養

老殷人縞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色謂
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秦尚黑

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

書法

天一而已而曰有五帝焉非古也自是郊祀五
時不可勝書矣書始病帝也是故文帝行幸多

不書據十年十一年後二年三年
四年五年皆不書惟此特書之

發明

天下之事莫重於其始始之不謹後將若何是
故有典則以貽子孫所以為禹貽孫謀以燕翼

子所以為武王文帝謙恭之君初無所溺而乃始為
五帝之祀夫帝一而已安得有五况異時紛紛祠祀

實助于此故綱目特以始郊五帝書之以見開端之
失至他日武帝五時之祠則止如雍此固綱目謹始

之意學者惟能合前後所
書而觀之則得其旨矣

赦 ○秋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以鼂錯為中大

夫質實

一統志云鼂
錯穎川人

錯以對策高第擢為中大夫又言宜削諸侯及法
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

書法

親策何訊也何訊躬親策之而所得者鼂錯爾

則書親武帝策士而得公孫弘則書親漢元光元年

文帝策士而失劉蕡則書親唐太和二年皆訊也終

發明

錯以直言對策而言乃不直故所對之詞皆削

如文帝又以直言策士猶且不

作渭陽五帝廟

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

集覽

新垣平陳留風俗

氣成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廟

史記封禪書作渭

其後因氏馬平名也作渭陽五帝廟

渭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東三十里宮殿疏云五帝廟

一宇五殿也案一宇之內而設五帝面有五門各依其

方帝色也周礼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鄭玄注以為蒼

曰灵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

汁光紀唐書高宗祀五帝注云周禮兆五帝於四

郊凡五行之精氣也而鄭玄謂為太微五帝誤矣

一統志云渭陽五帝廟在西安府城西二十里舊長

安城東北漢文帝始郊見雍五時因新垣平言乃作渭

陽五帝廟

書法 垣平請也帝於是少惑矣自帝有渭陽汾陰之

宣帝祠金馬碧雞皆有自來矣至唐則

丁丑

十六年夏四月親祠之以新垣平為上大夫

上郊祀渭陽五帝廟貴平至上大夫而使博

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議巡狩封禪事

集覽 使博

生刺六經中作王制顏師古曰受經於博士曰博士諸

生索隱曰刺七賜反采取之也劉向七錄云文帝所著

文以言已見正所謂不知而作也雖其言未必盡非要之
牴牾者多矣

書法 親者何不宜親者也既郊見矣又作廟而親祠
之是故文帝祠五帝廟則書親是年武帝祠竈

則書親元光二年桓帝祠老子則書
親延熹九年皆非所親而親者也

分齊地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

齊王則薨無子國除上乃分齊地立悼惠王肥子將閭
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賢為菑川王維渠為膠東王卬為
膠西王辟光為濟南王

分淮南地立厲王子三人為王

安為淮南王勃為衡
山王賜為廬江王

詔更以明年為元年治汾陰廟

新垣平言闕下有室玉氣而使人持玉杯詣闕獻之刻
曰人主延壽又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

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今天下大酺平言周鼎在泗水中
今河決通於泗而汾陰有金室氣意鼎出乎於是治廟

汾陰欲**集覽** 候日再中候推測也前期而言也言日昃
祠出鼎而復回午也史記封禪書注索隱曰淮南

子云魯陽公與韓構戰戰酣日暮接戈麾之日為郤三
舍豈其然乎治廟汾陰欲祠出鼎汾陰注見周顯王四

十年欲出周鼎泗水注見秦始皇二
十八年又九鼎注見周慎靚王五年

書法 以人主即位謂一為元古也自魏莹與齊相王始
以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君子非之於是帝即

位十六年矣惑於異端復有此失綱目書之訛惑也
自是景帝有中元後元武帝十一改元滋紛紛矣

發明 人君即位以元紀年故雖累數至百不改也文
帝至是已十六年乃休於邪臣之說無故改元

果何義哉直筆
書之其失自見

寅戊

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伏誅

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上亦
急於改正服鬼神之事渭陽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
不往

集覽

改正服改易
正朔服色

書法

文帝之篇令德善政相望于冊至末年而書增
壇塲珪幣始郊見五帝作五帝廟親祠之以新

垣平為上大夫治汾陰廟如日月之食不能不為全
美之累焉及書新垣平伏誅則所謂更也人皆仰之
矣綱目抑左道凡方士必以伏誅書終綱目書方士
伏誅七新垣平少翁樂大隋潘誕唐柳泌趙鼎真李

伯玄

發明

文帝盛德之主清靜玄默無所偏好固非秦皇
孝武求仙者之比前此方除秘祝書之於冊至

十四年增珪幣十五年始郊雍然皆非有徵福之意
小人即闕其隙思以中之於是禱祠之事紛紛交奉
今綱目上書作五帝廟親祠之以新垣平為上大
則是祠乃垣平所立為甚明至是又書改元祀汾陰
復平伏誅則小人之詐以甚而敗幸帝速悟不遠而
復即抵其罪不然帝豈不為盛德之累耶雖然帝能誅

垣平而不能盡改垣平之所為使後人得以踵而行
之則亦猶為未善也觀綱目前後所書皆有深意然
則人主好尚蓋亦謹其微哉

詔議可以佐百姓者

詔御史曰問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
之意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何以致此夫度田非
益寡計民未加益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之從事
於未以害農者番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
衆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
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集覽 度田非益寡度
計料也言頃畝之數如故未嘗加
少靡穀本記注靡通作縻散也

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

匈奴連歲入邊殺畧甚多雲中遼東郡萬餘人上
患之乃遣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和親
集覽
當戶匈奴傳單于使當戶雕渠難報謝索隱曰
匈奴官有左右大當戶案雕渠難者當戶名也

書法

六年書請和親矣十一年而書匈奴寇道於

郡雲中以帝之盛德而和親不足恃如此綱目備書之有天下者可以鑒矣

秋八月丞相蒼免以申屠嘉為丞相

質實

一統志云申屠嘉梁人

張蒼免帝以後弟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遂以為丞相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群臣即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楊氏曰文帝之不相廣國蓋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邪雖親不可廢果不賢邪雖親不可用吾何容心哉

集覽

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者有材多力之士能擊強弩張

之故曰蹶張顏師古曰以手張弩曰擘張以足踢弩曰蹶張弄臣弄戲也顏師古曰謂狎褻無閑大體也

三年春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

四年夏四月晦日食○五月赦

五年

六年冬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之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匈奴入上郡雲中殺畧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迎送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設弓弩持滿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

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

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

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

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

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群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

集覽 飛狐飛本

漢王劉邦三年句注徐廣曰山名在鴈門應陰館屬并州如淳曰句音章句之句案史記句作句索隱曰伏儼

云句音俱包愷云音鈞正義曰句注山一名西陘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四十里北地注見哀帝建平元年細

柳徐廣曰地名在長安西如淳曰案三輔黃圖細柳倉在渭水北古微西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柳市是索隱

曰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拈地志云細柳倉在雍州咸陽縣西南霸上注見秦王政二十二年棘門

孟康曰在長安北秦宮門也括地志云棘門在橫門之外紫三輔黃圖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二門曰橫門橫音

光彘弓弩持滿正義曰彘張也持滿者但引滿而不發先驅即前導也在前引導車駕者猶唐之武彘隊不聞

天子之詔索隱曰六韜云軍中之事不聞君命又管子司馬兵法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介冑之士不拜介

甲也冑兜鍪也記曲禮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又曰介者不拜為其拜而箋拜注箋則失容節箋猶詐也音挫

又音乍朱氏曰夔猶言有所枝柱不利屈伸天子為動顏師古曰為之球動所以體貌之也遠塞句絕言出塞

遠去也中尉掌徵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

質實 一統志云周亞夫在太原府代州西二十五里上有太和巖一名西陘細柳原名

在西安府城內昆明池之南即周亞夫屯兵處棘門在西安府城舊咸陽縣東北一十里

八里漢將軍徐厲嘗次軍于此

書法 等者何畧之也於六將軍備胡而亞夫之序在四綱目等諸將而首亞夫予之也

夏人旱蝗詔弛利省費以振民

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捐**集覽** 弛山澤弛廢即吏負發倉庾以振民得賣爵

竹木之利倉庾胡廣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郭璞云倉無屋曰庾民得賣爵崔浩曰富人欲爵貧人欲錢故聽

書法 而書大早始此綱目書大旱三十八書早五十八

天漢三年明帝永平十八年
 初二年齊丁卯年魏唐太宗貞觀元年
 憲宗元和四年文宗太和六年
 帝建武五年元光六年元封六年
 帝建武六年昭烈帝章武二年
 帝建武元年成帝咸康四年
 符二年宋梁丁丑年北齊唐玄宗開元三年
 元九年世主之以
 災為玩者多矣

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

遺詔曰萬物之生靡有不死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
 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
 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
 重服久臨哀人父子損其飲食絕鬼神祭以重吾
 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以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
 二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以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
 羊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
 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其哀念

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
 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朕臨者皆無跣經帶無過
 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母發民哭臨宮殿中當臨者
 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
 小功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
 類從事霸陵山川因其故母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
 使胡氏曰孝文溺於小仁短喪廢禮信有罪矣然行而
 有悖於義雖有父令不可從也况三年之喪所以盡生
 者之孝心又非父之所得令者也然

集覽

方內安寧謂四方之內既

安且寧令到為句謂詔令到日經帶士喪禮既曰麻在
 首在要皆曰經分而言之首曰經要曰帶其斬衰首經
 以有子麻為之麻本著頭左邊而從額前向右圍之卻
 就左要與麻本相接以木加於本上又以前向為纓結於
 頤下其齊衰首經以麻本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
 之就右邊以木加於本下以布為纓文公家禮曰首經
 大一括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也要經較小絞帶又
 小於要經要經象大帶兩頭長垂下斬衰至大絞帶要
 經初皆散垂至成服乃絞小功以下結本不散垂絞帶
 象革帶一頭垂有繩子以一頭串於中而束之斬衰用麻

為之齊衰以下皆用布布車及兵器也
應劭曰母得以下皆用布布車及兵器也
禮畢句罷句已下於殯服大記文帝本記無棺字索隱曰已
下者謂柩已下於殯服大記文帝本記無棺字索隱曰已
日釋服本記功作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小功布也織者細
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小功布也織者細
也凡三十一力為宇而釋功唯在於紵故以系工為字三十
一故以三十一力為宇而釋功唯在於紵故以系工為字三十
六日以日易月也禫徒感反除服名也禫者澹澹然
安平之意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
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凡七輩皆遣歸家重絕人
類也穀梁傳隱二年禮婦人謂嫁曰歸及曰來歸注嫁
而曰歸明
外屬也

正誤

以布蒙其上也衣字去聲

書法

賀善贊曰文帝三代以來賢主也而首變古之
事二馬除肉刑也詔短喪也二者皆大節綱目

易為不書始肉刑之除猶曰有不忍之心云爾短喪
則廢古禮誤後世之大者其不書始何也綱目之意
不專罪帝也然則尚矣罪罪其嗣君與臣子爾帝嘗
詔治霸陵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然晉愍之世盜發

霸陵得其金帛甚多當時猶收其餘以實內府則薄
葬之制景帝蓋未嘗果從也况三年之喪臣子所以
自盡其心者使景帝於此斷以從今非孝之義一由
古禮後世亦孰敢踵其失哉綱目所以不書始責不
專在文
帝也

葬霸陵

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
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
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
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
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
因其山不起墳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表盜等
諫說雖切嘗假借納用馬張武等受賂金錢竟更加賞
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
後世鮮
集覽 露臺臺累土為之將以承露索隱曰顛氏
能及之
案新豐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為高顯
文帝所欲作臺之舊趾存焉徐廣曰露一作靈直百金
直價也公羊傳隱五年百金之魚注百金猶百萬也古

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食貨志亦云黃金一斤直萬錢則知文帝言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即為金百斤為錢百萬也中人處富者貧者之中身衣弋綈衣於既反弋逸織反綈田黎反索隱曰弋黑色也綈厚繒也蓋今之絕也絕式支反說文粗綈經緯不同者文帝以為衣而身自衣之如淳曰案賈誼疏云身衣卑綈文中子事君篇曰衣弋綈傷乎禮中馬可也雖然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衣不曳地曳以制反引也不曳地謂衣之長不被土也唐輿服志曰婦人裙不過五幅曳地不過三寸賜以几杖几老者所以凭而坐杖老者所以倚而行記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注所以養其身體也假借納用焉顏師古曰謂假借以辭色納其言而用之蘇林曰假音休假之假借音以物借人正誤露臺今按恐以臺上承露也霸陵注見文帝二年

太子塔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考異

按文帝即位後不書尊母薄姬為皇太后蓋闕漏矣考證當作皇太后薄氏曰太皇

正統尊立非正嫡則加姓氏後倣此 ○九月有星孛于西方考異九月上 ○漏秋字

長沙王著卒無子國除

初高祖賢文王為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傳國數世至是乃絕

王名也吳為五世孫高祖賢文王丙文王丙即吳丙也高祖賢之始封衡山王以從入武關故德丙徙封長沙

王長沙王忠其定著令高祖以吳丙至忠故著于今甲而稱其忠也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如吳丙王故著

令使特王之贊曰漢以為忠故特王之以其非制故特著令也著陟慮反謂著在法令中也令甲者令有先後

故有令甲令乙令丙甲者第一正誤長沙王忠其定著以吳丙異姓封王故特著令非專為稱其忠也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

通鑑綱目三卷

漢書文帝後二年

七十八

圖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六

